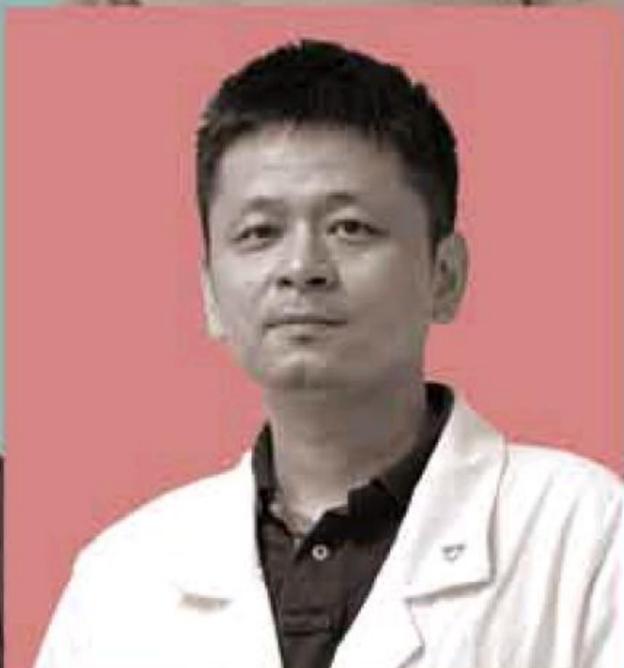


南方

# 人物周刊



P64 国际

卢卡申科  
何去何从?

P68 文化

卡先加  
任何土地的异乡人

P44 社会

杀人者  
曾春亮



中科院物理所



南方周末

联名系列T恤

# 学文悟理

FROM WORDS TO TRUTH



仰望星空思考 / 舒服自在穿衣



¥99

抢鲜价

¥119元

扫码立购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副主编(常务) 杨和平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蒯乐昊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王燕青 黄剑  
资深记者 张明萌 邱苑婷  
记者 陈洋 王小祥 张宇欣  
孟依依 赵蕾 杨楠  
编辑 孙凌宇 杨静茹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13910128123  
上海联络处 13661513938  
广州联络处 020-87371912  
成都联络处 028-86981533

本刊部分图片由 Getty / VCG / IC / Fotoe / Panos / Osports 提供

####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500-1000元/千字;
  -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1500元/张以上;
-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020-87001145  
E-mail yjyfnzm@126.com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杨子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袁宇 李佩佩  
特别顾问 杨昌玉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金沈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副总经理 邓媛元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刘晓梅 王婷婷 张浩森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袁宇(兼)  
成员 廖颖 韦秋萍 陈晓微 余希桐 张力  
梁嘉敏 江喜 柯晓露 徐子敬

运营中心西南区  
成员 李勋 曾宪实 侍玉宝

品牌中心  
总监 李佩佩(兼)  
成员 凌亚 林周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仇辉  
成员 华东 刘璇 邱晓艺 钟楚楚 董颖 洪梦玥 朱奇瑞  
华北 陈婷 任亚强 王明明 裴益玄  
刘畅 赵宇川  
华南 袁斌 何倩仪 莫燕 刘烨  
黄垚瑶 吴双 况娟  
西南 高泉  
商业内容小组 柯玉圆 郭莹 曾晓君 梁锶明

销售管理部  
总监 黎文渊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华北 项子琪 孙能凯 华南 刘金鑫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崔泽华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技术部	运营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总监 张础杰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沈阳: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大连环渤海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吉林东联传媒有限公司 15004317981  
郑州:河南宏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371-86063992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海天书店 13205351986  
石家庄:石家庄兵行天下书店 13613319399  
成都: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3333009  
重庆: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尚和书店 023-8635961  
昆明: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  
贵阳: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尚和书店 0351-7088915  
南宁: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柳州:尚和书店 0772-3180862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82430796  
武汉:明知书店 027-85497847  
长沙: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尚和书店 0731-84411600  
合肥: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江苏省邮局:025-8540671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029-87415811

####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本册印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 CONTENTS 目录



- 14 **钟鸣** 我们和病人在一起
- 18 **张霓** 透过护目镜，护士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
- 22 **沙莎** 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更能荣辱不惊
- 24 **李司军** 一位“老兵”的抗疫之旅
- 28 **梁钰** 当所有女孩都能勇敢
- 32 **韩红** 中国式阿甘
- 34 **袁弘** 那个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无常
- 38 **巫昂** 疫情之下，诗人何为
- 40 **蜘蛛猴面包** 用影像记录武汉人的力量



**44** SOCIETY 社  
杀人者曾春亮



**64** INTERNATIONAL 国际  
卢卡申科何去何从？



**56** TOPIC 专题  
那些在农村开直播的人



**68** CULTURE 文化  
卡先加 任何土地的异乡人

## 事先留出余地的错误

本刊记者 聂阳欣

我第一次听到张玉环案的经过是在法院里，一块直播屏连接着再审法庭的现场，画面分割成几小块，镜头分别对着审判长、律师、检察官和张玉环。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轮到张玉环陈述时，他浓重的地方口音、急促的语调，令我身边从开庭就奋笔疾书的记者们一度放弃了记录。不发言时，张玉环把手放在双腿上，身体前倾，安静地坐着，连姿势也不换。

我后来采访时才发现，张玉环能说普通话，只是在庭审的时候，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表达。他等这场庭审快二十年，我难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

庭审结束后，比较明确的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张玉环有罪。由于缺乏案件报道的经验，我想搞清楚“张玉环到底是不是凶手”，仿佛只有确定了他不是，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否则就失去了叙述的根基。

之后的几天里，许多不同立场的人，从他们的视角向我说起案件的经过。一桩无人目睹的案件、二十年的时间，足够使这个故事变得枝蔓横生，也可能在村民中滑向猎奇的讨论。我像在看一部剪辑糟糕、叙述混乱、没有结尾的悬疑片，分不清哪些是事实。

暴雨过后，我没跟张家人提前联系，去了张家村。沿着泥泞的山路去往水库的时候，我还在和律师确认案卷上的照片和细节，思考雨夜在这条路上作案的可能性。当我找到那间瓦片坍塌、门楣大开的破旧小屋，张玉环的母亲，一个白发、驼背的老太太，从旁边紧邻的水泥房走出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记者来访，得知我的目的后，将我带进小屋，介绍每间屋子原来的模样和用途。她任由这间屋子自行老旧而不加干涉，怕毁掉能证明张玉环无罪的证据。

她也不搬去城里住，要等张玉环回来。

这间屋子跟旁边新修的沥青路 and 水泥房格格不入，像被抛弃在过去的时光里，一如张玉环的人生，而他的母亲，即使住在新筑的房子里，也紧攥一间旧屋不放手。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对真相没那么执着了。这个案件本身就没有复杂的情节，一个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以至于申诉无门，足够使司法为之蒙羞，令每一个普通人心有戚戚。

它造成的结果是，一个人的命运被草率地打断，一个家庭突然被抽去主心骨。二十多年后我能够去清晰记录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是怎样反抗的，这个家庭是如何重新立起来的。我甚至很难去追寻冤案为什么会发生——当年的办案人员，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离开了，唯一还在当地公安系统的，在电话里平静地拒绝了我的采访。

当年的司法人员真的对案件没有怀疑吗？我在采访中被提醒多次的一个事实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杀死两个男孩，这样天大的事情，最后嫌疑人只被判了死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受访人点到即止。所以，这次改判，似乎更像是用漫长的时间来磨平错误的盖棺石，让它在被掀开的时候，不那么沉重。

每个人的痛苦依旧真实存在，我问张玉环之后想做什么，耕地还是四处去看看？他说：“我还想做木工，可是我手艺已经没了。”宋小女让张玉环给她一个拥抱，张玉环回避了，他意识到这样做已经不合时宜。

宋小女内心也是撕裂的，她对我说了很多她改嫁的心路历程，试图解释为什么她在深爱张玉环的情况下会接受另一个男人。其实我很理解，每个人都在被疾病和衰老推着向前走，你没法一直抓住一个被停滞的人。



### 操控选举骗局：特朗普如何试图从人民那里窃取民主

八周前，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罗莎·布鲁克斯召集了67人，组成一个团队。该团队包括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政坛王牌，如希拉里的选举经纪人等。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担心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无论民众如何投票。该团队希望探究总统拒绝让出椭圆形办公室的后果。成员们在视频会议中演示了可能发生的四种情况，从拜登的压倒性胜利到一个完全开放、混乱的选举之夜。其结果是毁灭性的：从选举日到2021年1月20日总统宣誓就职，整整11周，特朗普可以在此期间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力执政。布鲁克斯在长达22页的最终报告中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以法律和法外手段干扰选举结果，以保持其政权。”事实上他已经在做了。该团队认为11月3日选举最危险的情况是，数百万美国人由于新冠疫情，要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因此选举之夜不会有明确结果，这将使特朗普有机会提前宣布自己获胜。美国自内战爆发以来，其民主可能从未如此动摇。特朗普的选举骗局早就开始了。数周以来，他一直在质疑邮寄选票进行选举的合法性。同时，他削弱了邮政局，这是邮寄选票选举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他对民众不信任，想通过混乱延续自己的统治。



【德】《明镜》  
8月22日



【英】《观察家》  
8月22日



【美】《名利场》  
9月

### 英国的高等教育危机

英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内外有别的收费政策，国内学生一年的学费大概9250英镑，海外学生的学费则高达58600英镑。即便如此，194所大学中的119所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而新冠疫情使得2/3的海外学生推迟或取消了2020年秋季的入学，情况雪上加霜。为了弥补学费上的亏空，英国的大学将开启史上最大规模补录，有报道测算，估计有8万名学生可通过补录申请，获得英国名校录取通知书。实际上补录年年有，只不过2020年的数字接近去年的5倍。这在大学之间造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对名牌大学来说，补录意味着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对需要仪器设备的专业来说尤甚。在新冠疫情之下，为保持社交距离，原来能住12个学生的宿舍现在只能住8个，1/3的学生要到外面找地方住，再加上补录的学生，更显得捉襟见肘。而对声誉一般的大学来说，原本计划入学的学生被补录到了名牌学校，还有些学生因为上网课等原因推迟入学，显得门庭冷落。

### 布伦娜·泰勒之死

3月13日，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26岁的黑人女性布伦娜·泰勒在家中熟睡时被警察开枪射杀身亡。事发前，当地警局接到线报，称有人在附近的公寓进行毒品交易。3名白人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踹开了泰勒公寓的房门，泰勒的男友以为警察是闯入民宅的小偷，对着外面开了一枪，3名警察则回敬二十多枪。最终，泰勒身中8枪，在睡梦中被击毙。事发后，开枪最多的警察遭到解雇，其他两人被调职，泰勒的家人对此非常不满，在4月对涉事警察提起诉讼。涉事警察在接受调查时表示，他们在强行进入泰勒的住所前已经获取了当地法院授予的相关搜查令，并且也表明了身份，但由于这些警察均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他们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和被警察跪压致死的弗洛伊德事件一样，布伦娜·泰勒的遭遇成了美国黑人抗议运动的另一个爆发点。警察这一高危职业如何在自保和滥用权力之间取得平衡，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 《八佰》中的战斗是现代城市战的雏形

朱江明

近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国内电影院也重新开门营业。由管虎导演的电影《八佰》是影业复工后上映的第一部国产大片，票房节节攀升，截止到发稿日已经接近十亿元，足以列入国产卖座大片的行列。

《八佰》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会战最后一役，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悲壮故事。虽然谢晋元部最终被迫撤入公共租界，但在日军强大的包围下足足坚守了四天四夜，令民众和列强都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牺牲精神刮目相看。关于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历史研究坊间已经有很多，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这场战斗中所

体现的现代城市战特点。

首先，谢团长选择的防御阵地四行仓库，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城市战防御阵地。这个仓库是一座25米高的混凝土建筑，由金城、中南、大陆、盐业4间银行合资建设，四行仓库就是四大银行的意思。淞沪战争爆发后，这座仓库被征用为第88师师部，其中储存了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墙壁和梁柱还经过了多次加固。

事实上，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对于一般军用武器有着非常好的防护效果，一些经过特殊加固的钢混建筑物甚至具备抵御炮火直接命中的能力。比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著名的巴甫洛夫大楼，是一座四层高的公寓楼，苏联第13禁卫步兵师的一个排奉命防守于此，由雅科夫·巴



甫洛夫中士指挥。整个战役中，守军总共不过35人（包括10名民兵），却抵挡住了德军从9月27日至11月25日长达两个月的进攻。由于这栋楼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且扼守附近多个交通要道，所以德军志在必得，出动了包括坦克、火炮等重型装备进行攻击。最终，这座公寓楼被打得千疮百孔，主体建筑物却并未受损倒塌，固守其中的巴普洛夫小队也奇迹般地没有伤亡，还成功击毙了上百名德军并摧毁了几辆坦克。这座公寓楼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德军都未曾成功占领。

在四行仓库战役中，在依托坚固建筑物的情况下，守军的伤亡同样并不算高，阵亡人数仅十多人，对于绞肉机一般的淞沪会战而言，这个伤亡人数算是相当低的。

尽管现在的武器威力已经远非二战可比，然而，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大楼仍是依托的堡垒。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总统府大楼，成为独立分子的司令部和象征。俄军炮击了该大楼近三周，有上百枚炮弹直接命中，攻击武器包括迫击炮、坦克炮、BM-21火箭炮，这座大楼被打得千疮百孔却仍旧屹立不倒。依托大楼的车臣独立分子伤亡也不大，后来还跟俄军缠斗了近一周。由此可见，在现代城市作战中，依托坚固建筑物进行成体系防御，绝对是一种令进攻方非常头疼的战术。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全面失败的情况下，发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起欧美关注中国抗战，而四行仓库的位置与上海公共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当时由于日本并未对英美等列强宣战，为了避免因为误伤租界引发国际介入，日军并未出动重炮攻击四行仓库。在中日军队四日四夜的厮杀中，位于公共租界的西方媒体记者也得以近距离观察战事，并且发出多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四行仓库一战虽然是淞沪战役中一场规模不大的小战斗，却因为西方媒体报道而成为当时举世闻名的战役。

英国二战中著名的丛林战英雄斯宾塞·查普曼（F. Spencer Chapman）曾经是英国远东

136特遣队的成员。136特遣队是英国特别行动处（SOE）在远东的分支，专门执行敌后的特殊任务。查普曼在马来西亚丛林中曾经多次与日军交战，并且幸存了下来，战后他写了一本名为《丛林是中立的》的战争经验总结，被誉为丛林战的经典著作。查普曼的观点是，丛林环境对于身处其中的战斗人员而言是中立存在，比如热带病和毒虫对于交战双方都有威胁，而水源和食物交战双方都可以获得和抢占，丛林并不偏袒其中任何一方。

但城市作战则不然，城市是由居民组成的钢筋水泥森林，政治倾向、文化背景、种族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居民倾向于交战中的某一方，成为其盟友或者支持者。城市作战往往也会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外部环境可能因媒体报道，从中立转为支持或者敌对状态。所以，城市作战中，往往要求指挥官具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政治水平，以免在国际媒体的监督下出现公关灾难。

现代军队必须在国际法、条约、习俗、规范和道德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镜头可以说无处不在，导致指挥官需要更加谨慎使用限制武力。尽管二战时日本军队的野蛮程度有目共睹，但在四行仓库战役中，进攻的日军指挥官却对武力手段表示出了克制的态度，这也是基于政治战需求的客观考虑。

事实上，这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就是一场中日双方在远东国际大都市中的政治战，中方需要在国际力量面前建立英勇抗击侵略的形象，而日本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到不可控的地步，则必须表现出对中立国租界的保护和亲善。

在政治角力下，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政治计算的结果重要，输赢的定义会被改写。在媒体聚焦下，这种情况在城市作战中更为显著。四行仓库一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表演给媒体看”的战斗，主动发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中方，从长远角度来看，实际上是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者。





▼  
世界  
观 · 眼  
界 VISION

编辑 方海斌 郑挺  
rwzphotos@vip.163.com



## 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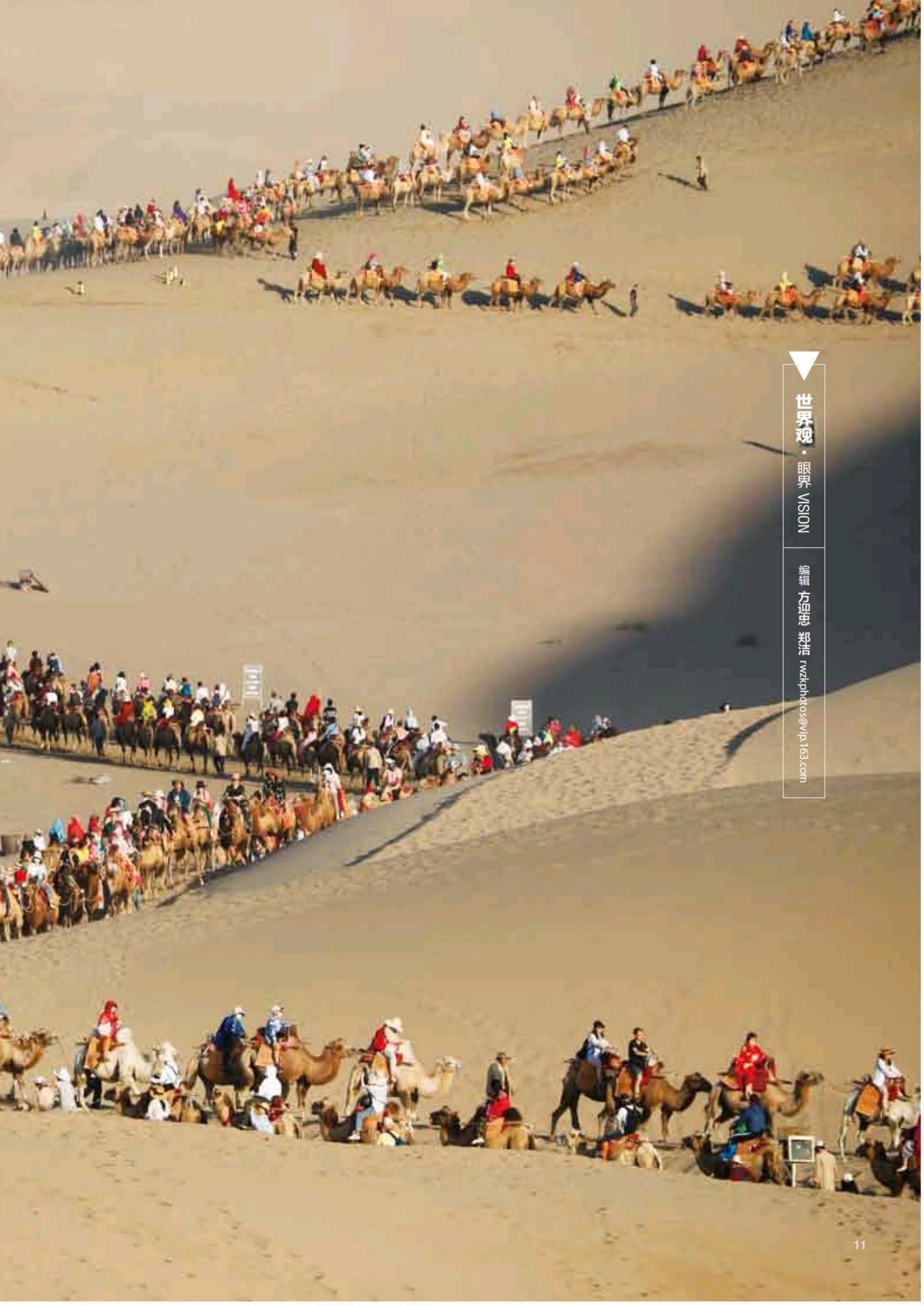
8月19日,重庆单轨2号线经过洪水淹没的路段。近期,受四川盆地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嘉陵江流域出现第2号洪水、长江流域出现第5号洪水。  
图/小顺



## 甘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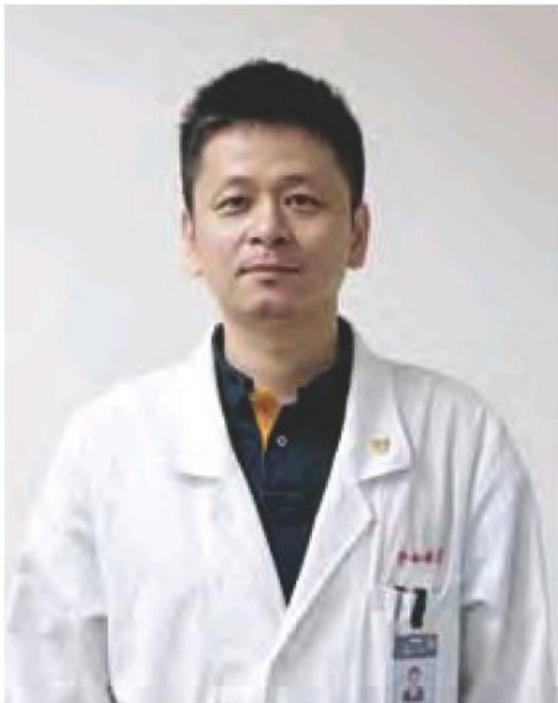
8月13日，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游客骑着骆驼游览。

图/何五昌



世界  
观·眼  
界  
VISION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photos@vip.163.com



钟鸣 / P14



张霓 / P18



沙莎 / P22



李司军 / P24



梁钰 / P28



韩红 / P32



袁弘 / P34



巫昂 / P38



蜘蛛猴面包 / P40



# 生命的跳动

本刊编辑部

封城第 24 天，武汉气温骤降，大雪纷飞。这天，武展方舱医院的护士刘月坐在窗台旁看了很长一会雪，“我们也在问什么时候结束”，她告诉我们。无数青年奋战在抗疫一线，刘月是其中的一员。她在 2 月 4 日从贵州出发抵达武汉，护理新冠患者。

或可用穆旦的一句诗来形容这些平凡英雄的心情，“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穆旦在那首名为《冬》的诗中写道，“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但也有许多生命消逝于严酷的冬天。“有大量病人在短时间内离去，我们都直接或者间接目睹了一个家庭的悲剧，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打击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本届青年力量当选者钟鸣说。他是第一位奔赴前线的上海医学专家，在金银潭医院 ICU 拼搏了七十多个日夜。钟鸣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是在 3 月，当时在逆行者的救助下，治愈出院的重症患者与日俱增，不

过曾参与非典和汶川救灾、有近 20 年重症治疗经验的他还是反复说“太难了”。

很多人的战“疫”持续数月。李司军也是这届青年力量当选者之一，他在 2 月就从黑龙江的老家开车前往 2600 多公里外的武汉，加入抗疫志愿服务。北京新发地疫情暴发后，他和十几个队友一起，连续 40 天穿行在新发地，背着 30 公斤的设备，往市场的每个角落喷洒消毒液。

我们从 1 月 20 日开始不断地记录这些和病毒角力的人物故事，许多疫区人民的困境被报道后，确实对当下产生了影响，问题不断被解决。从长远看，我们还希望在呈现事件脉络与疫情数据的同时，记录下这些生命的丰富。

创刊至今 16 年，这是最特别的一届青年力量评选，获奖者皆为各行各业抗疫青年代表人物。可用于赞美的形容词太多，我们仍选择用自己更擅长的动词去记录他们的行动，以故事为褒奖。因为正是行动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跳动。 

## 钟鸣 我们和病人在一起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8月中旬，武汉金银潭医院换工牌，多做了9块。先是钟鸣想要一块，工牌号选了9632，他在上海医学院的学号。其余8块分别属于童朝晖、邱海波、杜斌、姜利、郑霞、桑岭、潘纯和张伟。1月18日开始，9位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湖北省外的重症医学专家，平均分布在金银潭医院南楼的五六七层，成为每层重症病房的核心救治力量。

钟鸣在武汉抗疫75天的经历已经被外界反复讲述。他返沪那天，包机上的上海医护们搀掖着他举着医疗队的红旗第一个走出包机。上海各大媒体发出头条新闻——“上海援鄂第一人回家了”。从1月24日到4月5日，钟鸣一直在金银潭医院南六楼进行重症救治，这是临时改造的ICU隔离病房。在此之前，先到的三位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童朝晖、邱海波、杜斌已经在南楼五六七层会诊了三天。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不同寻常，超出过往经验认知，比如有患者看起来只是轻微喘气，血氧饱和度其实已经跌至20——人的血氧饱和度及格线至少为90，低于70就可能昏迷。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定点收治传染病的医院，其重症医疗力量十分薄弱。坐在金银潭南七楼的医生办公室里，3位专家点名了6名全国优秀青年重症医生



驰援金银潭医院。3位顶尖专家，6名青年重症医生，这是9张工牌的来历。

如今看来，武汉是人类遭遇新冠病毒的第一战场。在这个战场积攒的每一点经验——许多经验是死亡教学——都是全人类对抗新冠疫情的武器，第五六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也正是在此诞生，这是目前最为成熟的新冠肺炎救治经验。

重症病人不断往金银潭的重症病房里转。就像在走悬崖，谁也看不到绝路在何处，但只要能用各种手段——俯卧位通气、气管插管、



图/沈煜

气管切管、ECMO（体外膜肺氧合）、肺移植——托住患者多往前走几步，患者就有可能依靠自身力量消灭新冠病毒，进而让体内受到攻击的各脏器逐渐恢复。

最开始，钟鸣有时会想到淞沪会战。敌军强大，恐惧笼罩在上海，国人依然前赴后继。桂军、川军、东北军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上海，不断增补兵力，伤亡惨重。2月中下旬，病区里终于有一位病人成功拔管——能够自主呼吸是好转的重要表现——就好像国人苦撑许久，终于等来了台儿庄大捷。他还会想到《权

力的游戏》里的多斯拉克骑兵和异鬼之间的人鬼大决战，异鬼隐于黑暗中貌不可见，多斯拉克骑兵举着火把向前冲锋，“这样的冲锋给人精神上的振奋，而非麻木于无比强大的敌人。”

## 二

在钟鸣日常工作的上海中山医院的重症病房，我才意识到疫情期间武汉重症病房的一些特殊的细节。普通的重症病房安静，总能有几个护士轮流坐着工作，武汉的重症病房里人声和机器声此起彼伏，几乎所有的仪器都在报警：

血氧检测仪、输液棒、心电检测仪等等。没有人有机会坐着，有护士在小跑的过程中摔倒了，在地上打个滚爬起来。在金银潭的重症病房，通风走廊里晾着衣服，尽头放着几个大的垃圾袋：有的是医疗废物，有的是患者的遗物被临时堆放在那里。一旦有家属来医院，医生就在遗物里翻找身份证件和手机——其他遗物或因为担心沾染病毒，极少会被认领。

钟鸣1月23日从上海匆忙出发，1月24日进病房。进病房第一天起，钟鸣就知道自己站在历史之中。他后来用电影《寂静岭》来形容第一天进入金银潭重症病房的氛围：病区外寂寥无人，病区内的医护们穿着复杂的防护设备——作为一个重症医生，钟鸣极少面对烈性传染病。几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穿着橙色的防护服走入病区，沉默冷静，推走了逝者。

来武汉前，41岁的钟鸣刚刚升任中山医院的主任医师。他长于临床，能熟练应用ECMO——这是一种能够暂时替代患者心肺功能的体外支持技术，是当下最强有力的生命支持系统。为了增进研究能力，他刚刚在美国独自做完两年博士后的科研。国家卫健委和中山医院共同选择派钟鸣去武汉，正是看中他专业精湛、临床熟练。

但至少要有20天，钟鸣不断遭遇挫败。他用各种手段想帮患者多延长一些时间，以求获得生的希望，却没能跑赢死神。新冠病毒攻击患者全身器官，有的患者自身已丧失重建能力。

最早援鄂的外省市医护们经历过真正的物资短缺：防护口罩一天就一个，每次佩戴时间都超过标准时间；无论是憋气的工业防护服还是薄透的不合规防护服，有得穿就行。钟鸣的病区里只有两个正压头套，大家轮着戴。戴完了就消毒，有时候钟鸣戴上头套，消毒液就滴答滴答地流下来。

最短缺的是氧气和人手，医院的供氧管道无法应对同一时间每个重症病人都需要的氧，突然的断氧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至于人手，几乎所有医生都会描述这样一种情况：这边抢救，那边呼救，分身乏术。

也在钟鸣抵汉的头20天，我和他有两次接触，这两次接触都让我以为他是个性格忧郁的人。而四个月后在上海见面，我才发现他风趣幽默、健谈开朗、爱好运动、喜欢摄影。他一眼就认出摄影师的相机型号，两个人就摄影技术的迭代聊了20分钟。

我采访过武汉几十个医护，明显感到重症病房和普通病房、方舱大大不同。重症病房的医护在短期内面对了太多意料之外的死亡——重症医生的职责就是阻止死亡，即使要面对死亡，也必须经历一个搏斗的过程。2月初，钟鸣寡言，忧愁又有些游离的神情透出难以言说的痛苦：他坚持着插管一个多月的病人不见好转，他不肯放弃。他会怀疑自己自己做错了——他说只要人没有活过来，自己就可能做错了。

### 三

钟鸣和金银潭南六楼所有的医护都是背靠背，过命的交情。那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时间，来自各地的医护相聚，只为把病人救活。有过恐惧，但都埋在心里硬着头皮上。与钟鸣每日共事的金银潭医生涂盛锦，为了节约时间，每天下班后都睡在车里，“老涂从来没说过，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惊呆了。”

钟鸣和郑霞、桑岭住在一个酒店，3个人每天都约着一起吃饭，还会一起去转运病人。在武汉的日子里，3个人都有些压抑。我曾转达其他医生对他们的担忧，担忧他们心理压力太大，甚至有一位上海著名的心理医生说，看电视上钟鸣接受采访的状态，担心他有心理创伤，希望他快点回家。

他们3个人面面相觑，钟鸣问：“我有不正常吗？”

“没有啊，你一直挺正常的。”郑霞说。

“我知道了！可能是我们3个看彼此都正常，其他人看我们3个都不正常。”桑岭说。

3个人笑起来。

在武汉的日子，这3个人互相支撑。这种支撑不是鼓励或者帮助，而是只要看到彼此都在经历相似的困难，都不肯放弃，自己心里就

好受了许多。“每天我们都会聊不同的病情，听到小伙伴也很难，就知道不是我太无能，是大家都在摸索。”钟鸣说。

相较于杜斌、邱海波和童朝晖这3位顶尖的重症医学专家，钟鸣是后生。他说他从前辈身上学到的不是医学知识，而是坚强的意志力：“永远保持极其旺盛的斗志。”

到了2月下旬，在汉医生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逐步累加。有些治疗措施已经很明确：必须关口前移，提前吸氧，提前插管。与此同时，全城的严格封锁和方舱的使用都阻绝了病毒传播。而总计征用的55家医院和新建的两所医院，和集中于此的全国4万名医护，极大缓解了因为没有床位而延误治疗的情况。

在小一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医生、护士、志愿者，还是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都曾有过一种看不到头的疲惫：重症病人不见出院，医院床位日日不足，到底何时才能看到战胜的希望。

直到2月20日，武汉新增治愈病例首次超过新增确诊病例，出现了“黄金交叉点”。此后，病人越来越少，死亡病例也逐步下降。

在武汉的后半程，钟鸣瘦了10斤。“整个人有些亢奋，救活了一个又救活了一个，就一直想继续干下去，一直打胜仗。”他也不再恐惧。曾经每天回到宾馆都要感受下喉咙会不会疼痛、会不会咳嗽。在隔离病房待久了，钟鸣也忘了害怕。更何况，他有段日子每天都喉咙痒，经常咳嗽——他对防护口罩的材质过敏。

整个武汉一鼓作气，凯歌高奏，胜利来得迅速。3月20日，各地援鄂医疗队开始有序撤离，钟鸣也得知自己可能快走了。金银潭的重症病房留有武汉最危重的病人，钟鸣的几个病

人仍处在插管或上着ECMO的状态。钟鸣不想走，但命令说要回家了，有太多人在牵挂，援鄂的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几次说希望早点让他回家。

离汉前几天，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队接管钟鸣所在的南六楼病区。南六楼里都是最先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们，他们该休息了。交接完成后，那两晚大家一起吃饭，钟鸣都是哭着走出去。

返沪第一天，钟鸣把南六楼的微信群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其中多是医嘱，每一个病人都在他脑海中过了一遍。即使因为插管等原因，他极少与病人交流，但他对每个名字所代表的身体机能都记得清清楚楚。

4月17日，南六楼最后一个病人，在上了54天ECMO后离世，钟鸣说自己没能完成对病人的承诺。钟鸣极少看到这么配合的病人，求生欲旺盛，医生说什么做什么。插管那天，病人气喘到很难说话，在手机上打字问钟鸣：我要插管插几天。钟鸣和其他医生说，你跟他我们就插两天，好一点的话我们就拔掉这根管子。“我非常难受，那天其实我知道他插了管，他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我已经没有办法直面这件事情了。我们是骗他的，但是我们不想让他最后一点清醒的时候是带着绝望的，我们希望他带着希望进入昏迷。”

8月初，钟鸣分享了抗疫电视剧《救护者》的预告。主创团队曾经求教过钟鸣，剧中呈现了他熟悉的场景：重症病房里晾着的衣服、走廊上的裹尸袋、穿着橙色防护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

在预告里，重症医生这样说：“我没能救回所有病人，但我和他们在一起。”



#### 获奖理由

钟鸣在武汉的经历像是一块棱镜，在不同的镜面，我们看到了最早遭遇新冠疫情的医护们曾经置身黑暗，看到了全国的医疗力量集中全力帮助武汉，看到了优秀的青年重症医护们举着火把驱散阴霾。这块棱镜质地坚硬，镜面纯透，在黑暗的洞穴中不断旋转寻找光亮的角度，直到这束光能照亮更多的生命。所有荣誉和难为外人道的经历，属于“九块工牌”，也属于所有参与新冠救治的医护们。





# 张霓

## 透过护目镜， 护士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 大伯

关于抗疫，同济医院感染科总护士长章晓云有两件事不敢细想，想起来就心口痛。一件是她听说有个护士孩子发高烧，却不敢回家看；另一件就是张霓给她打的电话。

1月18日，张霓进入改造后的感染三科隔离病房的第五天。为了避免院内感染，个人物品——比如手机——不允许带入污染区。工作了六个多小时下班后，张霓看到大伯的未接来电，她预感不好。

她赶到大伯家，敲门无人应答。与门房一起撬开里门，张霓看到倒地的大伯。120救护人员告诉她，大伯已经去世五个小时。大伯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摔跤引发了脑溢血。

张霓从小由奶奶和大伯抚养长大。去年奶奶过世，张霓发誓一定会照顾好大伯。大伯很少在张霓工作的时候给她打电话，那天打了两个。张霓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章晓云，她说护士长，我这里出事了，我三天不能上班了。章晓云揪心得很，说要和另一个同事一起过去。张霓不让，“我们这个工作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谁不闲。”

大伯在头三出殡，第四天早上张霓带着孩子去大伯墓前敬拜，下午她打电话给章晓云，说自己可以去上晚班。“很愧疚。我已经计划好

了，过年之前他就搬到我那里跟我一起住，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我会想如果那天我提前给他打电话，这件事是不是会变化。”张霓说。

还是上班好些，上班能看到同事，忙起来，顾不得想伤心事。张霓不想休假，休假意味着有人要替她顶班，有人要加班。“我应该自己去克服这个困难。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大伯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我应该更好地去工作，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往后回忆起来，我是不会后悔的。人要活得踏实，不能干自己后悔的事情。”

1月20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之前，张霓每天都过得很压抑。“那时候回家，家人没办法理解，外面什么都没说。我和我老公还有公公婆婆说戴口罩啊，不要出去啊，他们不听。那时候每天能看到自己同事就是一种安慰，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互相鼓励。”

章晓云家在1月20日提前吃了年夜饭。章晓云没上桌，戴着个口罩坐在沙发上。家人觉得奇怪，也没多问。“月初的时候大部分职工还是回家，我就告诉她们最好把小孩送走，尽量家里就保留自己一个人。”

### 感染三科

张霓卸过感染三科的门。因为有个病人要

上 ECMO (体外膜肺氧合), 机器太大了进不去。施工师傅进病区就要浪费一套防护服, 不如自己来。上夜班的时候, 张霓怎么都觉得好冷。衣服穿少了冷, 衣服穿多了被防护服闷湿, 不走动还是凉。

1月中旬, 张霓有种莽撞的勇敢。比如着急给一个比较胖的病人抽血, 戴了两层手套摸不到, 就在污染区里脱了手套去摸血管抽血。

但张霓不心疼自己, 她经常在说到别人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比如有一位病人, 吃饭时要把呼吸机的口罩换成鼻罩。每次取下口罩, 她都把嘴巴捂着, 说怕感染护士。“连说话都喘气的人, 那个时候还在想着你, 人真的特别好。”

感染三区收治的第一批病人中, 有急诊科的医生陆俊。早期感染新冠病毒的医护人员中, 陆俊是病情最重的一个。章晓云每天都要进病房看他, 每天变着花样说些鼓励人的话。后来陆俊核酸检测呈阳性, 确诊为新冠肺炎, 必须转院金银潭。章晓云就每天变着花样和别的患者说, 陆俊已经好转了, 在恢复了,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陆俊怎么样了。”

感染三科里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 这些患者和医护, 遭遇新冠病毒太早, 长时间看不到治愈的病例。“什么都不知道是最难的, 不像已知的疾病, 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病程, 用药多长时间会达到什么效果。”章晓云说。

张霓照顾着一个有些老年痴呆的爷爷。爷爷经常和她聊天, 半夜还要吃水果吃巧克力, 每天看电视却似乎不会被新闻影响, 他总要问护士们, 武汉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这个爷爷的预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可能就是他很多时候没有太悲伤, 反而能扛过去。”

如果有的患者知道自己的情况呢? 特别是自己也是医生, 比如他看到自己被更换了呼吸机的时候, 调整了呼吸机参数的时候。他会问



护士: “我是不是不行了, 如果是, 你就帮我联系一下我的家里人, 我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

这位患者确实没有扛过去。“我觉得太难过了, 就无能为力。我还有个同学跟我说, 说有一次一个病人走了, 拉着他的手就一直不放嘛。但是你会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 不是说医生想叫你活, 你就一定能够活下来。”

患者与新冠病毒殊死搏斗的过程中, 心理状态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章晓云必须给所有人鼓励。“每天进病房我要讲什么我都不知道, 只有说有的患者已经好了。或者说最难的就是一个星期, 我们传染病有一周都是急性期, 这一周最难熬。有病人就和我说已经十天了, 怎么不见好, 我说你胖一点, 脂质代谢啊炎症反应啊都会有一些反应, 你比别人长一些。又过了几天, 我又说抗生素要三五天才起作用, 现在用了新的药, 药物起作用就需要时间。你看你没发展就是好的, 就每天都这样说。人有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要么人就垮了。他们戴着呼吸面罩, 吃不好睡不好, 这会影响免疫机制的, 一定要自己很主动去吃、去休息。”

1月29日, 78岁的卢教授从感染三区出院。“我们当时一定要发新闻, 一定要宣传, 就是因为这个消息能给我们信心。我后来就拿卢教授的例子不停地和其他所有患者讲。”与此同时, 金银潭医院传来陆俊病情稳定的好消息。

## 定海神针

张霓说护士长章晓云就是所有人的定海神针，“你特别需要的时候，护士长都在，你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护士长都能解决。”在她的描述中，章晓云不仅睿智又果断，能协调好各方；还拼命到24小时不睡觉，工人改造病房她就陪着改造。改造好后一天都没回家，每天住在病房里。

当我拿这些细节去向章晓云求证时，她笑笑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一摊水在你面前，你完全不知道这摊水有多深，只有一个人踩下去，才有人知道这个水多深，所以这第一个人很重要。我是传染病学出身，年纪大一点（44岁），可能就是说我胆子大一些吧。”

章晓云最心疼还是自己的“小丫头”们。“偶尔有一次，我在休息室一看，看到几个小丫头在里面哭，我也没说什么，就蛮心疼的。”她不担心自己，就担心小丫头们。1月初，感染科的护士们还没弄明白她们到底遭遇了什么。章晓云心里也没底，这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对小丫头的家人交代？“我孩子也大了，我也这么大了，有什么事情我自己可以承担。但其他的护士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一天天，二十几个人，留谁不留谁，谁留哪一层，我这一天心里掂来掂去。”

她知道自己每时每刻都必须在病区里，“你说不怕那是假的，但她看着你在就好一些，就像有个主心骨。”

刚来医院的时候，张霓并不认为自己适合，她觉得这里的工作太难了。但章晓云看到了张霓身上“爱心泛滥”的情感特质，对她说，传

染科是你越待越喜欢的地方。张霓确实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她喜欢和患者聊天，她觉得自己在帮助人。

相较之下，传染科的医患关系会更为亲切一些。在传染科就诊的患者多为慢性病人，时间增进了解，彼此信任。“我见过的所有病人中，传染病人是最可怜的。我刚刚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丙肝病人，是个大学生。丙肝是血液传播，传染性低。我给他打了几针，他就感谢得不得了。后来知道，他每次回家，他家里人就要把他坐过的地方消毒，实际上他非常受伤。后来我下乡搞艾滋病这些，多数患者心理上都是有落差的。你只要对他平等，像对待正常人那样对待他，他就感激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的病人，对我们的护士都很好，可能是他们在我们这里可以得到平等的对待吧。”章晓云说。

病区关闭后，感染科的护士们做了几天患者回访的工作。有的患者恢复得不错，有的还有些气喘，还有的人不敢出门——他能感觉到周遭对自己指指点点。“他们本来就是病人了，但因为得的是传染病，生活就可能翻转。”章晓云说。

即使康复患者的生活并非个个顺遂，他们也会在电话随访或医院复查的过程中，反复表达对医生的感谢。张霓说起这些的时候，我发现她有点想哭。有病人说虽然无法透过防护服看到护士们的脸，但透过护目镜，她觉得护士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这次之后，我更加觉得我的工作很神圣，很了不起，我觉得很有荣誉。”张霓认真地说。▲



### 获奖理由

1月初，武汉同济医院的感染科三个病区陆续改造成传染病区，这是武汉最早被改造成传染病区的普通病区。感染科的护士们得为同济医院三个院区的改造都打个样——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得有人先试试水深。此后，武汉陆续有55所医院被征用改造。在人类最初遭遇新冠病毒的日子里，同济医院感染科的护士张霓尽忠职守照顾病人，她甚至错过自己至亲最后的电话。她默默将自己与家人隔离，提醒周围人戴口罩、勤洗手。在武汉，有许多的护士从1月初就投身抗疫，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月份，她们互相支撑，为患者做了一个医护人员能做的一切。



图/本刊记者 梁辰



## 沙莎

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更能荣辱不惊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余子奕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mailto:hj2000@163.com)



#### 获奖理由

作为与北京医疗队同行的第一批援鄂人员,沙莎与同事在一个月内为医疗队一百多人进行了心理帮助,并完成了69次一对一治疗,为前线救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并且对之后援助各地医疗队的心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从武汉回来后,从医十几年的沙莎觉得自己变化挺大。疫情期间,她和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姜长青一起,为北京医疗队赴鄂的136位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治疗。

如今回看,对于自己能在前路未卜的状态下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并在一个多月里完成比平日更艰辛的工作,沙莎还是比较满意,“挺强的”。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回来之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不论是面对从带组医生到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的升职挑战、作为唯一的新面孔接管团队,还是回京后接受副市长握手慰问等各类荣誉,都能淡然处之。

十几年前,她也曾在灾后赶往汶川,“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回来后对被授予的一些荣誉刻意保持谦虚。但现在,她能从容接受,内心也不会因此而骄傲,因为明白“每周马不停蹄接受采访,录制电视节目,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情”,也就不会饶有趣味和兴致地去炫耀。

沙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经受了这些之后,她更愿意平和地做一些与日常工作无关的事情,比如收拾东西、做家务,真正地去关注生活本身。

心态越发成熟的变化也不是某次突发事件导致,而是在武汉期间与大家一起,一边经受不知何日返家的未知煎熬,一边咬牙克服眼下的挑战,通过这样的历练潜移默化,悄然发生的。

在武汉初期,北京援鄂医疗队内有近三成医护人员出现焦虑或失眠。每个人焦虑的原因不一样:有的因为穿防护服时间太长,担心自己身体

出现问题;有的因为没能一直坚持在前线救治病人,过分自责;还有的受过往亲情关系的影响,把问题也带到了工作中,每天觉得自己做得不好,领导也有所针对,频繁做噩梦……

有的人需要安慰,有的人需要阐释,有的人则需要一些呼吸、睡眠的知识训练。面对起因不一的症状,沙莎与同事迅速反应,采用国际危机干预标准,反复对团体进行评估筛查,将心理问题划分为三个层级,分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比如,第二层级,就可以到心灵驿站接受50分钟的正规心理治疗,到了第三层级,则会借助一定的药物治疗。

平日的工作决不允许心理治疗师处于模糊状态——几点开始,几点结束,都有严格的设置——但在武汉期间,情况特殊,生活与工作的界限被打破,治疗师与医护人员有医患关系,也像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既要并肩作战,又得随时随地提供心理帮助。沙莎常常在夜晚已经很疲劳的情况下,收到有人说睡不着的信息,或是心脏不舒服需要评估一下的请求,她总会打起精神继续服务。

她说,人们之所以感到焦虑、恐惧,常常是因为难以划清界限,把身边人的焦虑和痛苦,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多年心理治疗师的职业训练让她明白,自己能做的只是短暂陪伴,如果对方变好当然值得高兴,如果没有好转也不是自己的错,这样才不会陷入过分的自恋或自责。

至于抚慰人心的话,她朴实地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愿每个人都能在疫情带来的困难和苦难当中有所收获,去主动寻找意义。”



## 李司军 一位“老兵”的抗疫之旅

特约撰稿 杨海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图/本刊记者 梁辰

新发地市场复市后的第三天，李司军再次来到北京。

两个月前，在他的家乡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没人相信一个落魄的焊工，能和这个因疫情闻名全国的市场扯上什么关系。即使现在，和朋友谈起自己在新发地市场的经历，他依旧会被当作在“痴人说梦”：连续40天，他和十几个队友一起，每天穿行在一个如巨大迷宫、闷热火炉以及恶臭垃圾场般的市场里。他们穿着防护服，靠上面用记号笔写下的名字辨识彼

此，背着30公斤的设备，往市场的每个角落喷洒消毒液。

回忆起这些，就连他自己也时常感到恍惚——重新回到市井的生活后，那场持续半年的“抗疫之旅”才显出它的“不切实际”，“就像一场梦”。

2020年2月，他从绥阳开车前往武汉，加入“虎哥车队”志愿抗疫。然后追着疫情，从武汉回到东北，再奔赴北京，一直到7月底才返回家乡。车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号，因为当过三年兵，头发又有些发白，大家都习惯叫他“老兵”。

只有看到儿子，老兵才会真切体会到这趟旅程的价值。车队离开北京前，妻子带着8岁的儿子，来北京做了“漏斗胸”修复手术。这次再来北京，是带儿子来复查的，“恢复得不错。”

离家抗疫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11岁的女儿小时候发高烧，落下了心脏病，儿子生下来就有“漏斗胸”。在步调缓慢的东北小镇，老兵的电焊生意可谓惨淡，收入勉强够孩子上学和日常服药。

儿子需要手术，他清楚这一点。只是，他付不起10万元的手术费。作为父亲，这成了他的无法承受之重。

“每天都过得很无力，不知道还能干啥。”老兵声音低沉。

武汉疫情暴发后，老兵接不到活儿，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只能靠岳母出去打工养活娘儿仨。

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又不想闲着。“军人退伍不褪色，”他加入了镇上的志愿者团队，在小区门口给人登记、量体温。

后来他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叫“虎哥”的老乡在武汉抗疫，正在招募志愿者。在终日压抑的日子里，他似乎找到了一个出口，“在哪儿都是志愿者，何不去一线做？”

他说做出去武汉的决定，只用了一个小时。如今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情形，他坦承自己当时除了想“尽点责任”，更多是为了逃离，逃离痛苦且没有希望的生活。

他不知道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出去抗疫或许还能给孩子做出一个父亲该有的榜样。他甚至没打算“活着回来”，“死了起码算是伟大的吧。”

那时武汉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有数百个，他在绥阳的志愿者群里吆喝，有没有人一起去武汉抗疫。十几个群友积极响应，豪言壮志一番，声称要去“逆行”，出一份力。

出发去武汉那天，老兵没等来一个同伴，那些原本说好一同“逆行”的志愿者，纷纷借故推脱，或者干脆不再出声。

老兵发动借来的金杯车，驶上高速。他没有通知任何亲友，车快开到沈阳时，他才把提前编好的信息发给妻子。那是条他“这辈子发过的最长的短信”，反复修改，花一个多小时才写好。

他告诉妻子自己是出去做善事，会照顾好自己。“如果我回不去，麻烦你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好。”

手机很快响起，但电话那头不是他想象中妻子的叮咛，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还真舍小家为大

家啊，这两孩子咋整？”妻子夹着粗话，不给老兵解释的机会，最后抛出重点，“走可以，往家里打钱就行。”

钱是不会有的，更让妻子想不到的是，丈夫干着要命的活儿，还要往里搭钱。

绥阳到武汉 2600 多公里，出发前，老兵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油钱——自己手里只有两千多元。他找到“搞电焊”认识的开大车的哥们儿，“他三千你五千”，最后凑了 1.5 万元，算是一路上的盘缠。

到武汉后，他的“接风宴”是“火腿肠就榨菜”。饭吃到一半，他就接到了任务，去给一个小区送生活物资。

在武汉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工作都很像“农民工”，主要是卸货、搬运，“需要什么干什么”。

每次出现新的疫情，车队都是向“疫区”城市申请进入，提供帮助。他们接受当地政府调遣，承担的往往都是最累、最“埋汰”的工作。

8月21日，李司军夫妇离京前带孩子到北京儿童医院复诊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在牡丹江定点医院消杀时，因为病人受不了喷雾，老兵和几十个大男人一起，只能拿着浸过消毒液的毛巾，蹲着或跪着擦遍病房的角角落落。

有时他们也会搬运尸体。疫情期间，丧事没有那么讲究，有些老人已经去世几天，“装进尸袋，拉链一拉”就往外抬。老兵感叹，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近死人。

见得多了，他对自己的命有了新看法，“还是活着好，活着多幸福，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多幸福。”

老兵是最早一批加入车队的队员。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里，有富二代、留学生、夜店DJ，也有农民、老伐木工，以及无业人员。

即使在如此草根、甚至草莽的队伍里，老兵依然保持着他的高辨识度——虽然已经退役23年，但部队的一些习惯他仍然保持至今，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他的房间总会是车队里最整洁的一个。

他喜欢车队的集体生活，这让他找回了在部队时的感觉，虽然很累，但身边是一起战斗的兄弟。

有次车队接到紧急任务，大家都匆忙下楼。有队员看到，老兵开着房门，笔直地站在镜子前，仔细把帽子扶正，再在迷彩服外扎上皮带——车队里没人这样做，迷彩服只需要穿一会儿，作业时他们要换上防护服。

抗疫半年里，他和队友们一起过了自己的45岁生日，一起喝酒、扯皮，互相开着冒犯对方的玩笑。

唯一让他心烦的是，妻子还是经常打来电

话，她不相信出去这么久、干这么危险的工作会不给钱。镇上也有很多人这么想，他们讲究务实，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听说这是“志愿”行动后，老兵成了这些人口中的“山炮”。

武汉解封那天，绥芬河市新增39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这个东北边境小城成为新的疫情重灾区。绥阳镇离绥芬河只有27公里，算是老兵的半个家乡。

他开着他的金杯，随车队从武汉返回绥芬河支援。2月份离开绥阳时，车厢是空的，如今塞满了家乡急需的防护物资。

车队在绥阳镇下的高速，老兵远远看到出口处一群人围在一起，手里举着条幅。进入收费站时，交警排成两列，向车队敬礼。

出了收费站，老兵才看清条幅上的内容：“欢迎英雄凯旋，绥阳李司军好样的！”

他说自己激动得有些“走不好道”。他从来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回家，那些迎接他的队伍里，一个月前还有人称呼他为“山炮”。

妻子也不再埋怨老兵。一直劝他回家的父母、兄弟、姑嫂，开始让他多注意防护，照顾好自己。

在这座很多队员的家乡小城里，他们穿着防护服站成一排，提着喷雾机沿步行街缓慢前进，整条马路都属于他们。

“感觉自己像个战士，很光荣。”老兵笑着说，眼角挤出皱纹。

老兵也得到了回报。借助这次志愿抗疫经历，他发起了网络筹款，解决了儿子的手术费问题。不久前，儿子跟他说，老师邀请他开学去学校上课，“讲讲出去抗疫的故事。”



#### 获奖理由

2020年2月，焊工李司军加入志愿者车队，从黑龙江老家开车前往2600多公里外的武汉，为疫区人民运送救援物资。随后，他追着疫情，从武汉回到东北，再奔赴北京，参与各种抗疫志愿服务，直到7月底才返回家乡。当过三年兵的他相信“军人退伍不褪色”，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他总是车队里最能干也是房间最整洁的一个。李司军的志愿行动，感化了之前不理解他的家人和同乡们，他们不再说他是“脑袋被驴踢了”、是“山炮”，他成为家乡人心目中的英雄，“感觉自己像个战士，很光荣。”



## 梁钰 当所有女孩 都能勇敢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我不想显得太温柔。”

面对摄影师，梁钰好几次这样说。相比起照片里笑靥如花的那个女孩，她更喜欢微扬下巴、面无表情的自己，眼神里透着舍我其谁的霸气。而对那些微笑着的照片，她的评价是：“好像洋娃娃哦，我不喜欢这样的。”

这个不想让自己太温柔的24岁女孩，在疫情期间做成了一件自己没有想象过的事。613305条安心裤，320883条一次性内裤，160776条卫

生巾,10852 支护手霜,送达 205 家医院或医疗队、超过 84500 人,一共用了 35 天。

这个故事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自从 2 月 6 日晚在微博上问出那句“前线医护人员的卫生巾和考拉裤还够吗?”梁钰的时间开始以小时来计算。无数事情需要她来联系和推进:回应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私信求助,接收医院或科室的需求数据统计,迅速组建志愿者团队,寻求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合作,寻找在湖北省内能往武汉发货的卫生巾商家,搞定物流和志愿者车队……

不断收到的医护私信让梁钰无法停下。原本只是想尽自己所能捐赠一些女性卫生用品,车轮滚动起来后,她才意识到这背后的需求缺口有多大。在一个分工专业、96% 都是女性的 91 人志愿者团队支持下,她们最终做到了。

3 月 24 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正式发布项目总结,梁钰几乎每天只睡四小时的日子暂时结束,随着复工复产,她也逐渐投入到正常的白领工作中。

但是,战斗结束了吗?

## 拒绝沉默

在上海,我见到了梁钰。我关注她的微博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从一个只是因为喜欢分享自己观点而有小几万粉丝的 95 后女孩,到因这次公益行动引起更大波澜,她的能量随着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和迅速的行动力呈几何级数扩大,带她走到了一个更大的未曾敢想的世界。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你想,除了拿诺贝尔奖,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不过是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罢了。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不是真的做不到,只是被我们自己给吓到不敢去做而已。”梁钰笑起来,“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可能就是我更自信了吧。”

她的本职工作和公益并无关系。但经此一役,在上班族通勤的日常里,梁钰的生活有了变化——她有了一群“战友”,当初线上合作的志愿者团队成员们,在疫情解封后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姐妹”。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结束,可她们还想做

更多事,比如复盘行动手册,比如关注性侵害,比如推动职场性别平等。这些议题是梁钰一直关心的,只不过,如今她的每一次发声,都会激起比过往更大的回响。

这回响里既有共鸣,也有对立。实际上,自从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梁钰的微博评论区几乎再没消停。除了铺天盖地的私信求助,也有许多质疑,后来还有盗用图片、抢功之徒。

梁钰从来不是软弱的人。她是个从小被教育“受欺负要自己打回去”的孩子,只要感到不公正,她就会大声表达抗议,然后据理力争。有人质疑女性需求的存在和紧急程度,她就发出和一线女性医护的聊天截图;有人质疑骗捐,她和团队就每日公示项目推进详情、照片和资金明细;有人盗用图片,她就搜集证据公开维权,强硬要求回应。

学法律出身的她犹记得大学时,刑法学老师曾在课堂上讲到强奸罪,说类似“强奸是因为女生穿太少”的话,她气得当堂站起来和老师对峙:“为人师表,怎么可以讲这种混账话?”

那门课她最后只拿了七十多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影响,何况时至今日她依旧肯定,“说这样的话就是该骂。”

但在网络空间,新的反对声音永远会冒出来。“你不觉得微博上的世界很撕裂吗?如果两边都只在自己的阵地各自为战,没有任何一方的言论能改变另一方,那这种发声还有什么意义?”我问她。在这种撕裂下,许多人选择退出诸如微博、知乎等公共舆论场。我怯懦地表示,如果是自己,大概很快就会在网上隐姓埋名。

“可是如果我们退出舆论阵地,不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吗?”她飞快地回答,“很多女孩都



### 获奖理由

梁钰是“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公益项目发起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首先关注到一线女性医护生理需求,并迅速组建团队发起募捐行动,专业而高效地将安心裤、卫生巾等用品送到疫区一线女性医护及患者手上。



图/彭辉

习惯忍让、退缩，但如果都沉默，网上就只有那一种声音了。但我不是，我一定要争。他们能说，为什么我们不能？”

## 爱具体的人

赞美总与诋毁相伴随行，但发声的意义无需在那些争执里寻找。

梁钰在微博上发过一张关于节育环的艺术作品，那是一组以 300 个金属节育环为原型做成的首饰，出自一位叫周雯静的艺术家之手。那是梁钰第一次意识到节育环对女性身体的伤害——金属节育环通过让子宫内不断发炎达到避孕目的，但依旧有失败的概率。

“真的太好看了，但是越看越可怕，在强制上环的这几十年里，又有多少女性把这份痛苦和耻辱时刻放在自己的身体里。”

微博发出后，不少人给她发私信，其中有一个高二的女生说，“以为我现在所处的时代周边女性已经不会戴着节育环了”，结果随口问自己的妈妈有没有戴过，惊讶发现“她居然是还戴在身上”。和妈妈商量过后，她决定等暑假陪妈妈去医院取出。

每当这种时刻，梁钰仿佛能切实触摸到自己

坚持发声的意义。它们不是虚无缥缈的粉丝、点赞、评论数，而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活生生的人。

也是从这个节育环作品开始，策划一场女性主义艺术展的想法在梁钰脑中萌芽。寻找合适的参展艺术家，寻找合适的展览场地，最近这些事务占据了她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但操心这些事时，她总热情蓬勃，感到时间过得很快。

梁钰爱转发有关女医生、女警察、女科学家的新闻，想让更多女性意识到自己不必畏难于外界的声音，鼓励她们勇敢，不被“女生就适合做稳定的工作、相夫教子”之类的声音绑架。有时候，一份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体面工作，哪怕再苦再累，对底层农村女孩来说，都是一次摆脱早早嫁人怀孕老路、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

后来，真的有女生在她转发的微博下报喜，说一直有警察梦的自己考上了。

梁钰和陌生的网友姐妹们说着恭喜。自“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以来，已经有太多人感谢过她给予的帮助和力量，但梁钰知道，她们真正要感谢的人，应该是自己。

这世界已被太多女性的温柔和忍让所成全，而梁钰宁愿在一个不那么完美、充满冲突的世界里，看到女性的力量。



# 勤洗手

# 预防新冠肺炎



外出归来，口罩戴前摘后，餐前便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等，请及时洗手。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



# 韩红 中国式阿甘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 获奖理由

新冠疫情暴发后，武汉告急，韩红在两天时间内筹集1100余万善款购买物资送往武汉，最终累计募资1.4亿元。物资、资金发放到了定点医院以及武汉周边城市，包括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医疗手套、医疗垃圾袋、消毒湿巾、消毒洗手液、呼吸机等。她发微博说，我做的那一点点小事，只表达了我和一些文艺工作者朋友的心意，在如此巨大的疫情面前，根本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渡过危机，靠的是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和全体民众的力量。危机中，人都容易焦虑混乱，可贵的是临危不乱。让我们冷静下来，保护自己、理解他人。



图/视觉中国

歌手韩红原本要在武汉举办 2020 巡回演唱会，然而新冠肺炎的出现使武汉陷入透支状态，一时间，医院没有足够床位、药物、防护用具和医疗设备，社区缺乏人力、应对机制，患者还在持续增加。

提前两个月，韩红取消了她的演唱会。三天后，大年初一，武汉同济医院的医生们收到了来自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第一批物资，是第一批来自明星的救援物资。那段时间韩红每天都会转发基金会的项目实施进展，更新捐助人名单，筹措到的资金从一千多万到最后累计 1.4 亿——甚至因为捐赠数额太大、超出基金会执行能力而不得不暂停捐赠，物资、资金发放到了定点医院以及武汉周边城市，包括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医疗手套、医疗垃圾袋、消毒湿巾、消毒洗手液、呼吸机等。

期间她病倒三天，从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可以看到，她头发凌乱，黑眼圈很重。

明星做公益往往陷入是否作秀的讨论中，比如那段时间韩红经历的一场风波：微博博主“司马 3 忌”实名举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认为其信息不公开、非法募捐等，针对韩红曾说的“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提出疑问。最终北京市民政局通报调查结果称，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特别是在抗击疫情中做了大量工作，应予以支持和肯定。但也发现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

韩红有一次发朋友圈：何为君子？孔子答：“君子不忧不惧。”

她有十余年投身公益的经验。2005 年，从小一起生活的奶奶病逝后，34 岁的韩红开

始走上公益道路。“奶奶去世后，已经没人爱我了。那我就去爱那些跟我一样、需要爱却没有爱的孩子们。”她曾这样说。

她收养孤儿，为玉树、雅安地震灾区募款，曾连续 6 年提出关于留守女童性安全的提案。

十年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成立，这意味着捐赠事宜可以做得越来越及时、规范。但募款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为了筹集善款，韩红要发起募捐活动，或者主动开口找别人要钱。以前她不混圈子，因为不知道在那些场合该跟别人聊什么，后来她去参加聚会、宴会甚至孩子的满月酒，“游说那些有钱人捐钱给公益”。

她发起的“百人援助”项目，平均一场救助 5000 人，每次需要资金 2000 万以上，有一次筹不到足够的赞助，她和朋友凑了 800 万现金。

韩红想成为中国的阿甘。在电影《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是个先天弱智的孩子，但他诚实、勇敢、重感情，在一次《新京报》的采访中，韩红说：“（我）不能再停下，因为我身后有这么多人跟着我，像阿甘一样无目的地去向前奔跑，当他头发和胡须一样长的时候，他回头一看已有那么多人在他的身后不能停下。”

5 年前《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韩红时，她提起 2013 年年底在上海一场演唱会上说的话——人这一辈子究竟能够得到多少，能活得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天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可以摸着我的良心问：韩红，在你的有生之年你曾经帮助过多少人，你又曾温暖过多少人？





## 袁弘

# 那个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无常

特约撰稿 何豆豆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尽管得到有效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不是当下最大的话题点，全民都奔忙于复工后各自的生活里，身为武汉人的演员袁弘谈到这场持续数月的“战斗”仍会陷入沉思。气氛随着他的讲述自然而然变得沉重，“对于我们武汉人

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快能过去的事情。”

袁弘的一位发小在北京工作，身在武汉的父母不幸感染，初期排不到医院的病床只能在家隔离，没有口罩。另一位在武汉的发小听说后，主动去送口罩。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症状，隔着小区门口，远远地打个招呼，口罩放在地上，谁也不凑近。北京发小在电话里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谢谢了。”武汉发小特别自然地接了一句：“说这些干嘛，明年过年如果哥几个都在的话，一起喝酒。”

外人很难感受到这句话里有“可能死亡”的含义。袁弘说，如今给朋友们讲这个故事想想都可笑，但在当时，每天一睁眼就是坏消息，每天都能听到谁家里有人病倒了，那种玩笑话绝对是基于现状的下意识反应。

“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不会觉得‘无常’这两个字有什么，都觉得是哲学层面的事，好像自己也感受不到，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无常。”

## “我们只是想做这个事”

2019年12月23日，袁弘和妻子张歆艺带着儿子去休息度假。此前他们就决定接下来的1、2月份不接工作，好好放个长假出去玩一圈。1月上旬，零星的关于“肺炎”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谁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情况。

事态越发严重，袁弘开始从手机里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原本和发小们约定好要在武汉吃年夜饭，突如其来的状况让这场饭局变成了视频见面会。分散在新西兰、北京、武汉等地的朋友们全部连线，以家庭为单位，在视频里互相拜年鼓励。

在外回不来，袁弘只能每天抱着手机查看一些跟武汉相关的信息。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活在手机里。不管是新闻资讯、民间信息，或是各种物资信息，他的注意力全部在里面。妻子跟他说话，他才能切换到现实，对一切都觉得恍惚。

张歆艺很早之前就跟韩红基金会会有联络，当韩红开始组织关于疫情的募捐时，他们马上联系了捐款。随着加入进来的艺人越来越多，

为了更高效地运转，大家很快就讨论了分工。袁弘和张歆艺分在了国内采购组，他们也在韩红基金会公布的第一批捐赠人之中。

除此之外，袁弘还加入了一个叫作“野路子突击队”的自发组织，在疫情期间募集资金采购物资，并通过“云豹突击队”和“123救援队”输送到武汉各大医院。队长冯佳是一位设计师，团队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全部义务付出，袁弘称他们为队友。因为是民间组织，不需要走太多流程，野路子的基本模式就是在朋友圈募捐，找认识的人帮忙，有人愿意出钱购买物资，再找渠道送进武汉医院。大家都希望把物资送到最急需的地方，袁弘打听了一圈发现，哪里都急需。家里一位姐姐在武汉一家妇幼医院工作，那里也是告急状态。

“以野路子的名义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这种出于自愿的主动让袁弘一度感到自豪。因为是武汉人，袁弘心情不一样，出钱出力之外，他更有一份急迫。他管野路子叫“民间急救组织”，所有组织里的人都是凭信任做事。每天大家都有两方面的信息需要处理：从武汉的亲朋好友处得知哪家医院需要东西，从外部咨询查证哪里可以弄到这些对应的物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的各种型号，因为紧缺而价格攀升的医疗物资，还有海外的物资信息，袁弘以前不懂这些，但在那段时间，他的脑子里都基本有了概念，他说自己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医疗行业走得如此近。

因为加入了组织，他才发现募捐原来不难，最难的是如何买到物资并送进去。没有渠道，医生护士们就收不到，收不到就只能眼看着他们穿着雨衣套着塑料袋去面对病毒。袁弘回忆，当时和队友们最大的心理安慰就是来自各个医院的收到物资的反馈，这让所有人有很大的成就感。

演员张双利和袁弘合作过一部戏，每当买完一批物资钱不够的时候，他就捐款，一次又一次。袁弘说，您捐的够多了，我们还会在其他方面筹集的。张双利总说，没事，“袁弘你有任何需求，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就和我说。”袁弘告诉他这个组织是自发的，不会有人名公示



“野路子”的队友们在一件防护服上签名 图/受访者提供

和发票等等，大多数人都是无名英雄。除了张双利，彭于晏、华晨宇、吴奇隆、刘诗诗、陈赫等艺人都捐了款，所有人都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想做这个事。”

采访这天，袁弘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了三张纸。他把每个联络他参与进野路子的人都记在了纸上，有演艺圈的朋友，有他曾经捐助过的公益组织。每个人或组织的捐款他算出总数，用圆珠笔工整地誊写在纸上。在野路子的任务完成后，他将这三张纸拍照发了条朋友圈，但纸他一直舍不得扔。

## 天也蒙蒙亮了

袁弘在那个时期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很多时候，除了转发各种信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大密度的信息一度裹挟着每一个人，真真假假，担忧之外则是迷茫；但只要野路子的物资又成功抵达了某个医院，心情又会再次振奋、鼓舞。大家的情绪在两极间反复，撑到了好消息接踵而至。

据袁弘描述，野路子从一开始参与救助，一直到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还在工作。4月8日，武汉解封，其他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物资缺乏的情况，野路子继续惠及各地。近期安徽洪灾，袁弘也参与进去和大家搞了一批救援用具比如

救生衣、皮艇等，由老伙伴云豹突击队送进去了。

袁弘很感谢妻子张歆艺。疫情期间，他整个人时常处于低迷状态，每天抱着手机低着头，内心挣扎又矛盾。家里的事都是妻子在管，阿姨不在身边，孩子还小，都是自己带。朋友们都劝他轻松一点，但他做不到，实在是轻松不起来。他一度很畏惧看手机，生怕又看到哪个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婶婶伯伯生病了，但又害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不来消息你心慌，来消息你又难受。”因为是公众人物，袁弘每天都会收到武汉众多亲戚朋友的求助信息，而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助。

一位朋友在国外，以前别人问他们是中国哪里人，大家都说北京上海，老外还说怎么遇到的中国人都是北京上海的，他们会说那你知道武汉是哪里的吗？老外不知道。那段时间全球开始关注武汉，老外问他是哪里人，他都直接说自己是武汉人。

另一位朋友的朋友原本在孩子断奶后出国旅行给自己放个假，走了之后疫情暴发，到现在都无法回国。近半年一直是爸爸带着几个月大的幼子，妈妈漂流在外。如今当作玩笑话来讲的故事，在当时远远跟玩笑挂不上钩。每一个当事人都切身感受到了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或是变化，或是变故。

袁弘的远房哥哥在最前线，也是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一批人。他们目睹了定点隔离医院的建立，目睹了病人数量暴增、无力收治等最初的混乱情形，也目睹了情况一点点好转，到最后武汉逐渐清零解封。每两三天，袁弘会问一下前线的情况，那些棘手的、艰难的，他都基本了解了。

不只袁弘自己，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人深入一线拍摄纪录片，有人扔下国外的生意回国扎进各种厂子找物资，有人去当志愿者，有人出钱又出力。

袁弘从焦灼无助的情绪中得到一些缓解大概是4月份。看到疫情控制住了，他才稍微放心一点。但因为是武汉身份证，买不了机票高铁，住不了酒店，“去哪里大家都如临大敌。”

袁弘以前自认为是个很难流眼泪的人，但在当时，看到一个新闻他动不动就会鼻酸流泪，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作为武汉人，这个事挺伤的。”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袁弘明显感到自己变得很节省、很计较，以前想买一个东西立马就买了，那时候就会想一想，这个钱数在脑子里会立马换算成口罩、物资，然后舍不得花。

如今和妻子张歆艺聊天，会经常聊到“珍惜”这个话题。经历了这场疫情，袁弘觉得眼前一些平时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就是幸福，但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是多么奢侈。前段时间张歆艺在厦门工作，一家三口就当了几个月的厦门人，后来上海有工作，全家又到上海待着。

野路子的许多参与者身在武汉，袁弘和他们还没见过面，感觉有点遗憾。前段时间，发起人冯佳到武汉和野路子的朋友们聚会，大家在一件防护服上签了名。袁弘在微信群里找到这张照片给我看，冯佳把这件防护服带到了北京，等着他补一个签名。

前不久，那个父母感染被送口罩的发小在长沙工作，袁弘正好也在长沙。那场推迟了大半年的年夜饭终于在长沙吃上了，俩人从下午6点聊到凌晨4点，泪流满面，抬头看，天也蒙蒙亮了。



#### 获奖理由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演员袁弘在疫情时期除捐款外，主动参与到物资采购、与各方联络的工作中，积极传播转发疫情相关资讯、持续发声。除了加入韩红基金会，他还加入了民间组织“野路子突击队”，和众多自愿的、无名的队友一起竭尽所能地为抗疫作出贡献，原本对医疗知识一无所知的他，如今对各类防护物品的认识精确到了型号。家乡经历磨难，他也跟着经历了一场对于生命的凝视与反思。



# 巫昂 疫情之下，诗人何为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余子奕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没时间伤春悲秋，2020年2月6日，诗人巫昂和宿写作中心（巫昂创办的提供阅读写作指导的中心）的同学们建了一个有11个人的志愿者群，帮助还没入院的新冠病人家庭整理信息，并提交到收治平台等候排队。“会写东西”发挥出朴实的用途，许多年纪偏大的家庭成员不太懂得操作微信等应用，有的即使能勉强应付，在完善、梳理家里病人感染情况时，又有新的困难。

需求迅速增加，家属群一对一服务的志愿者，除了负责收集、确认病人信息，还要鼓舞他们的信心，帮他们寻找其他途径以得到救治，或是陪他们聊天，舒缓焦虑的情绪，有时还得帮他们解决一些琐碎的需求。比如有在武汉外地的家属，想要找个能陪她患病的父亲去医院打针的本地志愿者；有些家庭不知道在哪儿买制氧机；有些家庭想知道家里的糖尿病人吃什么药好……志愿者有求必应，夜以继日帮求助者寻找在线就医平台，对接合适的医生等等。

随之增长的还有加入志愿者群的人数。巫昂像个干练的CEO，每天早上洗完脸，就开始组织架构、火线培训骨干成员，她将逐渐扩大的志愿者群分成了三个群：核心志愿者群、外围志愿者群和填表提交群，像流水线一样高效运作。

她自称那段日子比村长还忙，一改文人的温吞，时刻挂心的是如何提高处理效率，“凡事不是数字取胜的，而是效率取胜。”几天后，她把“CEO”的位子让给团队里一位有成熟团队管理经验、做事雷厉风行的成员，自己则每天在家静音办公，尽量专心于详细记录志愿者日志、做一些与别的志愿者团队对接资源的协调和拓展工作，以及抽时间像“门房行政大妈”一样巡查各

个家属微信群。

如果说巫昂的志愿者团队有什么与众不同，最大的特点可能在于这个团队散发着浓厚的文艺气息，团里不乏作家、文学编辑、歌手、摄影师，没多久他们还成立了文工团，邀请黄晓明、姚晨、叶蓓、史航、柏邦妮等作家、演员、艺人与志愿者聊天、读书、唱歌，鼓励并慰问志愿者。

3月5日，巫昂花了四个小时，在为前线物资默默奉献的捐助者群里逐位公布了那些平时在志愿者团队里辛勤工作的歌手和作家的名字。事后有志愿者回忆，当时“尖叫和哭泣声爆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和他们一起搭档着充当信息员、联络员、客服、采购员、与患者家属一对一沟通的志愿者。”

患难之中，每个人都默默无闻地做着平凡的志愿者工作，头像旁的ID也许陌生，但心知屏幕背后有一致的努力——没有寒暄的文字对话数据超过4个G，完成了1200多例病患对接以及对武汉市所有医院的许多物资救援。

疫情被遏制后，巫昂呼吁全民都可以成为普通志愿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粉丝资源、组织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组队，选择一个方向去切入。”她诚恳地以身作则，认为宿志愿者团队不过说明，一个以写作中心为底子的团队，都能起到作用，何况是那些专业性更强的班子呢？“我这样巨细无遗地记录我们每天的进展，在百忙之中写日志，也无非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借鉴作用。非典结束后，我们绝对没想到会有新冠肺炎，肺炎结束之后呢？总之，有备无患，也许今天我们其中的一个普通、蚂蚁工种的志愿者，到时候会成为leader，所有这些经验都不会白费。”



图/视觉中国



#### 获奖理由

疫情期间,她组建超过670人的志愿者团队,完成大量病人信息收集,帮助许多感染家庭提交入院申请,并帮助许多感染者成功办理入院接受治疗。团队还发动志愿者采购、捐献了大量疫区所需物资。除了高效完成志愿服务,她还组织了许多诗人、作家、艺人,以文艺的方式抚慰人心。



## 蜘蛛猴面包 用影像记录武汉人的力量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武汉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图/任勇

如果累计全网播放量，林文华的 Vlog《武汉日记 2020》有几千万次的播放，无论是抖音还是人民日报，都曾多次转发。他的网名更为人所熟知：蜘蛛猴面包。

用影像记录生活的习惯已经四五年了，通常只有身边的朋友关注，微博粉丝两三千。发出第一则武汉封城 Vlog 两天后，不断有朋友告诉他，你的 Vlog 红了，好多大 V 都转了。在那个视频中，林文

华在封城当天去了商场、药店和超市，拍下了虽门庭冷落却安静有序的画面。

“那几天一直在网上看消息说武汉怎么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嘛，就出去看一下。我先去了一个商业区的商场，把车开到地下停车场之后，发现里面空荡荡的。我就觉得哇塞这怎么回事，外面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去入口，一拉门是锁的，我才知道商场已经关门了。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外面已经成这样了。”

林文华不是个喜欢关注新闻的人。他喜欢玩乐队、喜欢电影、喜欢旅游、喜欢极限运动等等，日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嘲是“后知后觉”。他喜欢创作，只取悦自己，不取悦别人。

这是林文华最接近新闻中心的时候，全世界最关注的新闻：武汉疫情。林文华很清楚，他的 Vlog 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身处武汉。

第三天开始，林文华的微博粉丝每一秒都在急速增加。“不停地增加，没有停过，我当时觉得不会到一百万吧，结果一下就过了一百万。”他逐渐收到各种各样的私信，有的人说谢谢他的 Vlog 给予的力量，有的人请求帮助，有的人关心他的近况，有出版社列了提纲来找他写书，还有纪录片团队请他参与拍摄。

作为一个影像创作者，林文华犹豫过那么几分钟要不要盯着一个地方拍，积累素材做成长片。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他想拍的是能够立刻给所有人看到的武汉：即时的、真实的、多角度的。

他拍了很多志愿者的故事，捐赠物资的、给医护人员送食物的、接送医护人员的、救助宠物的、提供免费住宿的，卡车司机、仓库工等等。他希望自己的短篇基调是明朗的，他最初预期的观众是武汉人，他希望给留在家中的武汉人传递希望：这个城市有许多热心且勇敢的普通人，也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等等，他们都在保护这座城市。“作为武汉人我支持这一次封城，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病毒扩散以及集中最好的资源来解决病毒问题。但是网上各种关于疫情的谣言与断章取义让人感到这座城市陷入了绝境一般……有全国各地的支持，我们相信肯定很快渡过难关。”1月23日，他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

“在最开始封城的时候，武汉马上涌现了大批志愿者。作为武汉人，看到这么多人主动站出来，我觉得很骄傲。有些人做志愿者，晚上就不回家，住在车里，或者单独找个地方住。”

林文华也是志愿者。武汉封城第二天，他就出去接送医护人员，后来是帮人送药，有时候收到微博上的求助，他也会开车去帮忙，比如跨越大半个武汉去送货。

多数时候他在送克力芝，一种在卫健委下发的第四版和第五版诊疗方案中提到的抗病毒药物，对部分患者有效。他记录下自己的送药过程，也记录了许多患者的无助和等待。2月13日上线的那集他犹豫了许久：“本来我不打算做这一集内容，里面有一些比较沉重的部分。但这次疫情中遭遇不幸的人和家庭实在太多，他们是无辜的。最近事情开始出现转机，病患开始陆陆续续转入医院或隔离点，省市领导作了新的调整，希望能尽快好起来吧。”

在那集中，一个失去父亲的取药女孩在路边哭得让人心碎，“怎么办啊，没有爸爸怎么办啊！”

就在几天前，林文华陪这个女孩去找过床位。“她当时已经有些迷离了，已经哭不出来了，找不到方向。然后隔了一天，我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女孩爸爸住进医院了，我们当时很开心你知道吗？结果就是住进医院两天后，我送药的时候听到她爸爸去世了，发展得太快了，太震惊了。”

那次送药拍摄的素材，林文华没有立刻剪成短片，他觉得悲伤的消息对当时的武汉是雪上加霜，“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看到正面的东西，积极温暖，一方面也担心这些素材会被放大。”直到武汉逐渐向好时，他斟酌再三，才上线了这集。

“最想拍的还是患者吧。他们是最直接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最应该被关注的群体。我们很幸运，是幸存者，但很多人感染了，他们的生活受到了许

多影响。”林文华为康复患者曾遭遇的歧视而愤怒，“我听到有些患者的经历时，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已经有科学诊断了，说明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呢，为什么你们还要有这样的偏见呢，为什么呢？”

有段时间林文华无法出门拍摄。因为武汉市内实行交通封禁，上街车辆必须有通行证。“我联系了社区，但是要等好长时间。还是多亏了一个纪录片团队帮我弄了一个。当时在家困了一个多星期啊，有通行证那天是2月15号，武汉下大雪，我冲出去就送药。最着急的就是送药，药已经在我手上好几天了。那天从郊区跑到市中心又跑到郊区，跑了好远。”林文华说。

开车的时候林文华会流泪。他喜欢看电影，但没想到自己突然生活在了一部魔幻电影里。道路空无一人，独自疾驰。每天穿越空城，去送一盒不知道是否能起效的救命药。“这个城市它怎么回事，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各种触景生情。”

2月初，林文华听说朋友陷入了“应激亢奋状态”，突然觉得自己也是如此。他清楚感知到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已经有所分离，身体十分疲惫，精神却依旧亢奋。很少进食，晚上睡不着，大脑活跃得停不下来。

“所以我在那段时期就是有点像铆足劲一样，整个人的精力全部放在那个事件里去。”

封城时期的武汉并不是哲学家齐泽克所想象的末日荒凉之景：道路上车辆和人群虽少，但每一次行进，都是一次保卫城市的接力。

《武汉日记2020》的拍摄在2月下旬日渐放缓。“到了后面，武汉越来越平稳，你也看到了这件事会结束的，我觉得就没有太多必要去做了。”

寒冬散去，暖春渐来，“天气好了，心情也好了，但那段时间不堪回首，绝不能忘记，要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武汉的人们。”林文华说。



#### 获奖理由

透过网友蜘蛛猴面包的镜头，千万人看到武汉封城期间普通且勇敢的人们。他们有的是无助而坚强的患病家庭，有的是连夜不休的志愿者和医护人员。蜘蛛猴面包一边在武汉做志愿司机，一边用影像记录这座城市：他让大家看到这座城市的力量，消除恐惧，共同度过2020年的春天。

# 共同战“疫”

## 【正确洗手篇】

1. 用流动水淋湿双手



2. 用肥皂或洗手液均匀涂抹双手



3. 认真搓洗双手至少20秒



洗手掌



洗手背



洗指缝



洗指背



洗拇指



洗指尖



洗手腕

4. 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5. 捧水冲淋水龙头后  
关闭水龙头



6. 用清洁毛巾或纸巾  
擦干双手（也可用  
干手器吹干）



# SOCIETY 社会



曾春亮被捕现场 图/央视新闻

## 杀人者 曾春亮

创伤与逝去, 传言与真相, 太多谜底还在等待揭开。  
唯有杀人者曾春亮结束游荡, 得到了确定的结局

特约撰稿 韩茹雪 实习生 金雅如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两次因盗窃入狱，15年漫长监狱生活后，刑满释放，他没有了家，连个房子都没剩下。找工作每失败一次，他与世界的隔阂更深一层，直到举起锤子与刀，打破别人家的安宁，也让自己的后半生无路可逃。这是江西乐安身背三命的嫌犯曾春亮的故事。

2020年5月刑满释放后，曾春亮回到老家江西省乐安县，出狱不足3个月，再次犯案。8月8日，曾春亮潜入乐安县山碛镇一居民家中，杀死两位老人、锤伤一名七岁男童。仅仅五天后，在上述凶案地点的隔壁村庄，也是他的老家厚坊村，曾春亮涉嫌再次行凶，杀死一名医保局驻村干部。

乐安县警方将通缉悬赏金额从5万元提高至30万元。围绕曾春亮的抓捕迅速展开，在当地可能藏匿嫌犯的两万亩山林，超过4000名公安、武警、民兵等进行地毯式搜捕。8月16日下午，曾春亮骑摩托车在航桥村主街被拦下。抓捕现场，警方问他姓名，他从容回答，“等一下再讲嘛，我就站在这里，不要急嘛，曾春亮嘛。”

上次出狱后，曾春亮曾跟朋友讲，“以后不要去犯法了，坐牢坐怕了。”他曾多次试图找工作，但一再被拒；村镇给他每月300元左右补贴，他懒得领；父母双亡、兄弟姐妹各自成家，村上的旧宅数年前坍塌，杂草丛生，他没处去，游荡在老家附近的村镇。直到案发、落网，曾春亮漂泊的人生有了确定的结局。

## 锤杀

一条柏油路从镇上延伸到村里，两边是错落的独栋小楼，不知名的小路蜿蜒在乡间，最终被包裹进周边起伏的群山。

这里属于江西省乐安县山碛镇山碛村，康乐莹家就是这些独栋小楼中的一幢。和周边其他房子有明显区别，康家的房子足足比别人家大了一倍，算上院子有将近400平米，看起来格外气派，这是两块地皮合起来的结果。

今年63岁的康启国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康晶莹、康乐莹平时都在外地，儿子康国帅和老人同住，他们把两家的房子合在一起，

盖了新房。这里离山碛主村有一段距离，更加靠近山碛镇，只隔几百米。

康家是当地街面上有名的人家，家里做水泥预制品生意，有三间厂子，雇着三十来个工人。他们家也是附近为数不多有围墙的人家，但院子正在整修，靠近大门一侧的地基没垫完，导致气派的大门无法上锁。从常年敞开的大门看进去，院里停着两辆车，一辆白色宝马，一辆皮卡。

围墙一侧的豁口用暂时垒起的砖块挡着，有三米来长、一米五高，一个成年人可以轻巧翻过。院墙后面还留有一个小门，没有围挡，通向开阔的菜地。59岁的康母熊小美在那里种了些西瓜。

正值暑假，大女儿康晶莹带着七岁的儿子康小宝回老家，康国帅的妻子林婷7月底到呼和浩特照顾娘家的生意，两个孩子在县城念补习班。

8月8日，日历上再寻常不过的一天，成了烙在康家人心底的伤疤。头一天，康国帅的朋友叫他去漂流，康晶莹去找住在邻市的同学玩，家中只剩下上了年纪的康父、康母和七岁的康小宝。

意外发生在清晨，7:01，家中摄像头拍到康母熊小美下楼，她是去厨房做早餐，这是她的日常。康父和外孙在二楼房间睡觉。

两分钟后，曾春亮出现在2楼摄像头前，光头，穿蓝色短袖衫，脖子上搭了条毛巾，戴着手套，右手拿着铁锤、尖刀，面色冷静。他把摄像头转向一边，不慌不忙。

根据曾春亮后来对警方的供述，他是扯开菜园铁丝网从后院进入康家，先将在厨房做早餐的熊小美杀害，又上到二楼杀害康启国，并将七岁男童康小宝从床上锤落到床下。做完这一切，他还将康家翻了一遍，拿了包括手镯在内的一些财物，临走时到厨房，踢了熊小美一脚，看有没有彻底死亡。

下午3点左右，康晶莹回家，打开门后血腥味迎面而来，看到的是凌乱的家和倒在血泊里的亲人，而凶手已经消失。

康父、康母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至发稿日，康小宝还在南昌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处于

昏迷状态。

康乐莹从深圳赶回来,处理父母后事。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直到念大学都没离开江西,在父母身边长大。家里人劝她,“要向前看。”

“他们走了,我看不到前面,”康乐莹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在她心里,爸爸妈妈像树一样,是精神支柱,“哪怕变成植物人,至少也在。”

## 预警

更让人感到惋惜的是,意外发生前,早有预警。

康家人第一次碰上曾春亮,是在7月22日。前一天,康晶莹打电话回来,说暑假带小宝回来。这天早上,熊小美6点半就起床,她要去收拾一下三楼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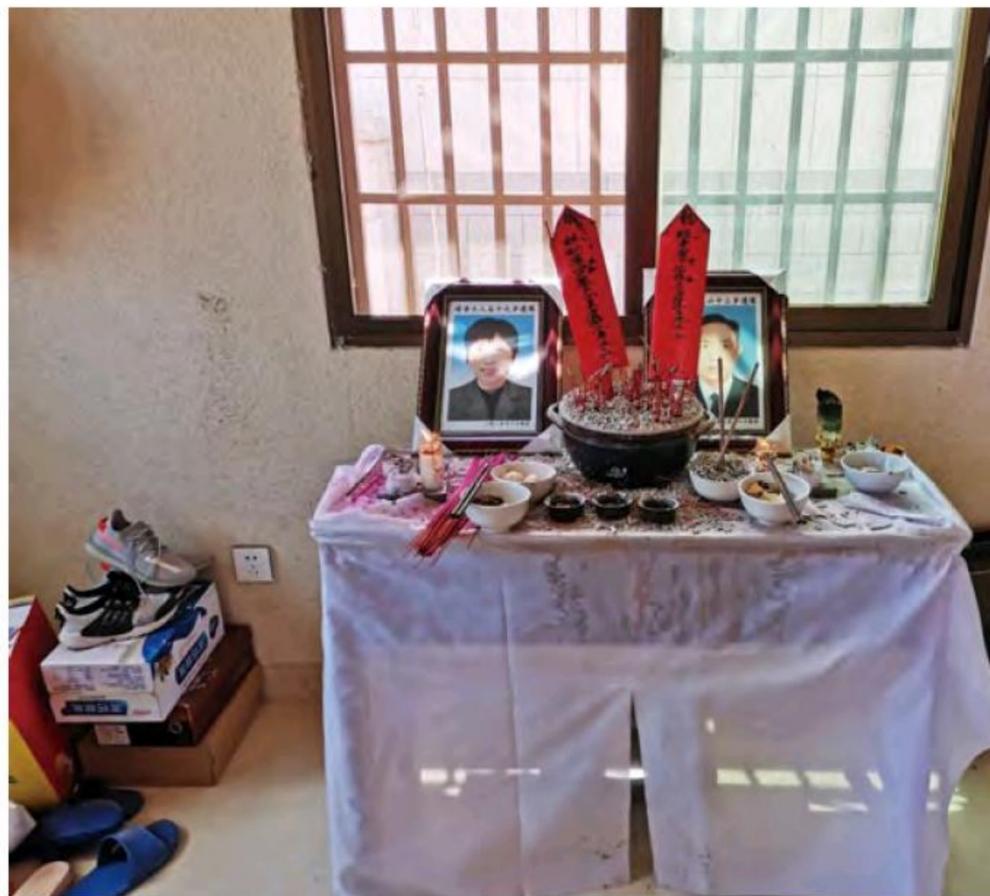
依山而建的房子,都是顺着地形展开。康家的房子有四层。从前门进入,走到后厨有个台阶,下去是地下一层,地上的一、二层是一家人日常活动的范围。三层是客房,逢年过节,两个女儿回来的时候才会住,四层是天台,从这里可以俯瞰近处的多条道路。

三楼的这个房间,有二十多平米,屋里有一个衣柜、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桌,窗户正对着门外的马路。

打开门,熊小美吓了一跳,一个光着膀子的陌生人躺在地板上,听见响动,“噌”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这就是曾春亮,当时她还不认识。惊慌中,熊小美想关上门、叫人,但被对方一把拽到地上,螺丝刀抵上她的脖子。

睡在正下方二楼房间的康国帅听见动静,只穿着内裤,光着脚跑上了三楼。他进门就扑过去,想把曾春亮甩开,让熊小美逃脱。

曾春亮更强壮些,没被扑倒,俩人厮打到床上。8月18日,时隔将近一个月,回忆当时,康国帅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汗毛竖着,“他一句话都没说,上来就拿着螺丝刀要捅我。”



康国帅去挡,手、胳膊、背部多处被划伤,一个月后留下粉紫色的浅浅疤痕。他说,当时手上被划到一块皮整个掉下,有一角硬币那么大。

康国帅想去夺螺丝刀,一手死死抱着曾春亮。康母慌了,想去叫人,走到门口,被曾春亮喝止,“不要走,不要报警,不然先捅死你儿子,再捅死你。”康国帅怕他捅人,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

僵持了不到一分钟,也许是怕时间久了有人来,跑不了——那时候康父正出门散步,随时可能回来——曾春亮说,“你让我走,没偷你东西。”

康国帅提出条件,“让你走可以,你把螺丝刀放下。”

曾春亮考虑了几秒,没说话,没同意,刀也没放下。

很快,曾春亮问,“真的吗?”

“真的,你不要伤人。”康国帅回答。

曾春亮让康母退开点,不要挡着门。康母往后一退,曾春亮把被康国帅压在床上的手抽出来,松开螺丝刀,跑了。

康国帅看到他几步一个台阶,飞快跳下楼



梯。等追到大门，曾春亮已经拐进马路对面，不一会儿，骑着辆白色女式电瓶车出来，光着膀子，消失在路上。

当天是“单街”，当地逢单日有集市，人们都会出去，“估计他想等我家没人来偷东西，”康国帅猜测。妻子林婷在厨房，看到康国帅滴着血跑到大门口，才了解情况，赶紧报警。

通话记录显示，7月22日早上6:52，林婷拨打了110。她回忆，曾告诉对方，“家里来贼了，伤了我老公，跑了。”110从乐安县公安局转到山碭镇派出所，没过10分钟，3个民警来了解情况，其中一个山碭村的协警。

康国帅告诉警察，“光头，不认识，航桥一带口音。”山碭镇由山碭乡和航桥乡合并而成，地处乐安与丰城交界，当地方言“十里不同音”，容易分辨。

警察载着康国帅和林婷到了航桥，当地干部都表示，没有这号人。正好有个骑摩托车的居民路过，跟警察说，“厚坊有个，刚放出来的，外号‘贼王’”。

他们来到山碭镇派出所，调出户籍资料对比，果然是曾春亮。康国帅和熊小美在七八个人的画像中，分别准确指认出同一个人——曾春亮。

康国帅回忆，当时派出所一名“管事儿的教导员”回复，“定不了什么（罪）”，因为这个人居无定所，可以说在你家睡觉，最多算非法入室，治安拘留，弄伤的话，算故意伤害人，要看伤到什么程度，去做鉴定。

康国帅问，要是伤到曾春亮怎么办？“拦住他不让他跑，捅他，就是你的责任；要是他捅你，你捅他，那属于自卫。”这名教导员回答。

当天，警方主要问有没有丢东西，只粗略检查了三楼。熊小美的右胳膊肿成了紫红色，抬不起来，下午去医院简单处理过，之后警方给她家打来电话，说是到县城去做司法鉴定。母子俩自行前往，每人各交了400元。

7月23日上午，康国帅到县公安局交伤情鉴定，听县公安局刑警说，与治安科中午开会，研究定性。“目前是单方面取证，只有螺丝刀，没有别的作案工具，没有严重伤害。一种是治安，

一种入罪，属于非法入室，报批拘留证，最短时间抓住曾春亮，再根据他的口供定性。”

刑警说，“像这种社会败类，能判20年，绝不判19年。”听完这话，康国帅一家安心、踏实了，“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23日晚上7点多，林婷在三楼清除血迹，按照日常打扫习惯，用扫把往床底下一钩，发现了帽子、鞋子、手套和黑色上衣，里面包裹着螺丝刀。一家人再次慌了，他们给山碭派出所打电话，对方回复，让刑警大队来取，但“太晚了，没人，现场别动，明天取”。

24日上午9点，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都来了人，还是只查了三楼，提取门把手上的指纹。空气中笼罩一层暑热，熊小美看警察都出汗了，跑到后院摘了个瓜，切开给大家分，“多吓人”，她重复着说，出事后她一直不敢上楼。

在这之后，每晚睡觉前，康国帅都会拿上长柄锄头，里里外外把家里检查一遍。儿子也会问，“爸爸，要不你上楼再看一下。”林婷也在旁边强调，“一定要重视，家里还有两个小孩。”

25日中午，康家事发后买的摄像头到了。他们认真装上，大门一个，前屋门一个，后屋门一个，二楼到三楼拐角一个。林婷每晚睡前，都要仔仔细细看一遍监控才敢睡觉。

想到两个孩子，林婷更加害怕，时不时问康国帅，“情况怎么样了？”

康国帅也不清楚——直至命案发生，他一直没收到来自警方的任何反馈。他安慰妻子，“派出所已经知道是谁了，警察会管的。”

第一次报案后，乐安警方有没有按照规定处理此事，也成了康家人对凶案质疑之处。他们认为，警方渎职客观上造成曾春亮最终的报复。8月20日，针对曾春亮涉嫌故意杀人案中民警是否存在渎职等问题，乐安县委宣传部回应，已成立专门调查组，会第一时间向公众披露详情。

家里人也不敢在外说，怕传到曾春亮耳朵里被报复。但小镇上没有秘密，在警方7月22日联系确认身份的过程中，曾春亮所在的厚坊村就知道了这个事。康国帅最初还寄希望私下

解决，通过中间人找曾春亮，但没有联系上。通话记录显示，曾的兄弟姐妹，在22日案发后曾打电话给他，但无人联系上。

多个监控视频显示，7月22日入室后，到8月8日案发前，曾春亮频繁活动于蕉坑、航桥一带，离山碭开车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命案发生后，乐安警方悬赏5万元通缉曾春亮。五天后，他再次犯案，杀害一名驻村干部。通缉曾春亮过程中，一名辅警排查车辆时，不幸被卡车撞倒殉职。

## 亡者

8月16日，是康家父母下葬的日子。按照当地风俗，一般人死后第三天下葬，康家人一直等到了第八天。康家的子女们本希望在头七前抓到嫌犯曾春亮，再让父母下葬，也算对他们不明不白的死有个交代。

高温炙烤着土地，已过立秋，但气温仍是三十多度。上午，太阳明晃晃照着，让人无法直视。烧纸在地上吐着黄色的信子，康国帅、康乐莹一行人捧着父母遗像往外走，把双亲葬到村后的墓地，哭声越来越远。

同一天，乐安县殡仪馆的两间屋子里，分别安放着桂高平和杜海华的遗体。

桂高平今年57岁，是乐安县医保局的公职人员。2019年8月，他到山碭镇厚坊村当驻村扶贫干部。他工作日住在村委会，周末才回到位于县城的家。康家命案发生后，为了安全起见，村干部劝说三名扶贫干部回家住宿。

8月13日，周四，桂高平上午从家早早赶往厚坊村，和另外两名干部一起来到村委会。桂高平先到二楼拿资料，却迟迟没下楼。另外两个人打不通他的电话，听到异响，其中一个人拿着棍子上楼，看到桂高平躺在血泊中，曾春亮手里拿着刀。

拍摄于案发现场的视频显示，桂高平倒在

床边，鲜血从他的白色上衣一直流到床单上，床边有根长木棍，是桂高平和曾春亮正面搏斗后留下的。

桂高平的妻子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桂高平和曾春亮见过数面。8月13日的悬赏通告显示，曾春亮在往厚坊村逃窜。

桂高平的遗体停在殡仪馆，外面是他的十几个同学，有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帮忙料理后事。在他们的印象中，桂高平人品好。他有个女儿，在深圳工作，已经订婚了。桂高平上面还有94岁的父亲、89岁的母亲、80多岁的岳母，以及87岁无子女的舅舅，赡养老人的重担都落在他身上。

遗像上的他，戴着眼镜，微笑，面目和善，斯斯文文。他和妻子原本计划3年后退休，到深圳去陪伴女儿。上半年由于疫情，一家三口在深圳待了两个月，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团聚。

殡仪馆的另一个房间，停放着辅警杜海华的遗体。他今年22岁，8月8日下午，在通缉曾春亮、排查车辆的过程中，不慎被一辆卡车撞倒，因公殉职。

杜母杨连菊回忆，出事前两小时，母子俩还在微信上聊着家常话题。杜海华给妈妈发微信，说他想买个新手机，现在的手机已经用了两三年，内存不够。一切还没来得及，日子就



左图：厚坊村委会，扶贫干部桂高平8月13日在此遇害

右图：殡仪馆内，各单位、个人为因公殉职的辅警杜海华献上的花圈  
图/韩茹雪



这么断了。

她掏出手机，点开儿子的微信头像，一遍遍翻着跟儿子的聊天记录。杜海华想考警察，做辅警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今年3月跟乐安龚坊派出所签了约，合同期3年，试用3个月，试用期工资1500元，转正后2200元。

年轻的小伙子意气风发。2020年7月，乐安遭遇50年一遇的洪水。杜海华上了前线，在水里泡了十几个小时。母亲问，喝姜汤水了没，不然对关节不好。他说，烧饭阿姨给煮了好几碗，喝了，没事。

杜海华白天工作忙，吃住都在龚坊派出所。父母在外地打工，他经常看望爷爷奶奶。他突然离世，一家人都无法接受，奶奶止不住地失声痛哭，喃喃道，命是个什么东西。

背负这些人命，曾春亮的名字成了新闻头条，也成了当地人心里的恐惧。

凶案发生后，在山碭村，联防联控工作开始展开，干部每天晚上在村里巡逻，通过敲锣的方式提醒村民注意安全。在各主要路段设卡盘查。在航桥村，村里组织了专门队伍，在巷口、村口、道路24小时巡防，手持木棍，每天花两三个小时排查，每户楼上楼下检查一遍，防止曾春亮躲藏。

曾春亮的通缉告示，贴满了乐安县的大街小巷，悬赏金额升到了30万元。附近村镇的路口，喇叭循环播放着曾春亮行凶的事情。

## “贼王”

一重又一重绿交叠在山林，笔直的樟树往高处延伸，山下绿油油的稻田连成一片。这里是乐安县山碭镇厚坊村——曾春亮的老家。

村里有大约1500人、400户人家，耕地少、工厂少、交通不便，贫穷长期笼罩这个村子。

能打工的，都去外地打工，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如此。村民曾长生介绍，早年这里的山上光秃秃一片，人们讨生活只能靠稻田，地少人多，每人分不到一亩，家里没活儿干，外出讨生活成了必要选择。

曾春亮家更穷。曾家兄弟姐妹六个，曾春亮排行老五（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母亲生小儿子时患上了“神经病”，村上人对这病没什么了解，只知道她疯疯癫癫，再也做不了工。家里就靠父亲一个人种田为生。曾春亮的大姐回忆起来，用浓重方言连连重复，“日子好苦噢。”

曾春亮的大哥曾明亮回忆，曾春亮只读过小学一年级，没念完。没学上的童年，他们在山里放牛、割猪草、砍柴、种田。

曾春亮擅长抓蛇，把毒蛇卖到集市，几块钱一条，不是有毒的不给钱。抓蛇要分时节，秋天割完水稻，还没立冬的时候，蛇在田里四处乱窜。曾春亮会把没毒的蛇一串一串挂脖子上，走过大街小巷，也只有他这么干。

再大一些，要外出打工。曾春亮在1995年前后到浙江台州打工，起初是做鞋子。同村曾盛跟着曾春亮做了半年学徒。

他们靠手工做单鞋，鞋面用缝纫机裁好，把鞋面和鞋底用胶水粘在一起。四五毛一双，一天能做两百多，要加夜班，不然一天只能做一百多双，就只能拿五六十来块钱。工厂管住不管吃，住的是集体宿舍，吃饭也便宜，他俩一顿6块钱能吃到饱。

单调的生活靠计件工资来算日子。曾春亮

左图：蕉坑乡较繁华的镇中心，今年5月出狱后，曾春亮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右图：曾春亮家的老宅，如今杂草丛生，只有几片破旧的木板  
图/韩茹雪

最初勤快，经常加夜班，人也老实，很讨老板喜欢。不久，老板让他做了“领班”，看着别人做鞋子，一天给80块。他也可以自己做，多做的另拿工资。

在鞋厂的日子，半年结一次工资，厂子到6月份会停一个月。曾盛记得，曾春亮最后一次结工资，到手一千多元，不算有什么积蓄，“应该是中间曾春亮向老板借了一些钱被扣下。”

曾盛对此并不意外，二十几岁的曾春亮爱穿名牌。那时候流行“金盾”、“老人头”，曾春亮常买，花钱大手大脚的，“一天一百多，相当于现在的六七百，都不够他花的。”曾盛他们买衣服基本是十几块钱的，但曾春亮买一条裤子要一百多。“他舍得，活得很潇洒，过了今天没明天那种。”

曾春亮爱唱歌，不怎么认字但会唱粤语歌。李克勤的《护花使者》、杨坤的《空城》、柯受良的《大哥》……他会很多流行歌曲，在卡拉OK点一首歌5毛，后来涨价到1块。

他买了个卡带机，有几盘磁带，没事就会放歌。“过得像城里人一样。”曾盛记得，曾春亮还有个BB机，大概五六百块钱的样子，只有老板才用，他们打工的都没有，很多人给他发信息，需要拿公用电话打回去。

曾春亮还会溜冰，一只脚溜冰能溜很多圈，曾盛回忆，“来找他的女孩子很多，一会儿牵着手，一会儿牵着那个手。”

曾春亮跟曾盛说，他有女朋友，厂子里很多人也知道，是老板的女儿。二十几岁的曾春亮，“一表人才，肯干活”，老板让他做女婿，不用干活儿而是打理厂子。但曾春亮后来不愿意，“他不想被人家控制，想自由。”

曾春亮在当时是老乡圈里公认的好相处，认识的人坐到一起，只要他兜里有烟，就给大家每人一根，哪怕发到最后，他自己没了，也不小气。



如今，曾春亮再次锒铛入狱，曾盛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曾盛不知道，“他这个人，他妈的，我也不知道，他进去了，我也不舒服。”

差不多到2001年，曾春亮就不再做鞋了，做鞋辛苦。他去车站帮人拉客。曾春亮擅长跟人打交道，逢人就递根烟，很了解往返台州和其他城市的车辆路线。他在车站候着，把乘客介绍到相应车上去，长途客车提成高，但不稳定。“他想赚轻松的钱，不愿意吃苦。”曾盛这样理解曾春亮的选择。

在车站拉客没多久，曾春亮开始跟着别人赌博、偷东西。他开始游荡，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靠什么为生，邹文明就是在这时候认识曾春亮的。

邹文明是丰城市蕉坑乡人，同为江西老乡，2002年前后，俩人在饭店吃饭认识。外地打工的人大多聚在一起，一般都去老乡开的小炒店吃饭，四川、贵州、江西，各找各的圈子。

那时候曾春亮已经迷上了玩牌。小炒店前面吃饭，后院走廊常年摆着张牌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玩。曾春亮是常客。

邹文明回忆，曾春亮玩得大，一次输赢上千。他一有钱就去玩，从不赊账，身上没钱就不玩，也不借钱。赢了就请老乡们吃饭，输了也不恼。



如果输光了，一群人吃饭，曾春亮就会悄悄走开，不去蹭饭、沾人便宜。

当时，曾春亮已经靠偷东西为生，老乡圈里大家都知道，“偷到钱，就要去饭店后面搞一把。”老家有的人称他“贼王”。

有老乡打趣曾春亮偷东西，他回，“我是偷了，又没偷你们的，偷的是别人的。”他不偷老乡钱，不偷其他工人的钱，大家也没人追究。

很快，曾春亮因盗窃罪入狱。裁判文书网显示，2002年12月5日，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2009年8月8日刑满释放。2012年6月13日，他再次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零6个月。

最近一次出狱后，曾春亮回到老家，去邹文明在蕉坑开的饭店吃饭。饭桌上，他跟朋友说，“以后不要去犯法了，坐牢坐怕了。”

## 游荡

2020年5月12日，曾春亮出狱。弟弟开车去接他，还发了条朋友圈，“我三哥回家！我高兴。”

外面的世界，对重获自由的曾春亮来说是陌生的。弟弟给他买了个智能手机，他没设密码，放在裤兜，经常不小心拨出去，打通了回一句“没事，不小心按到”。当别人要联系他的时候，经

常是打不通或者关机。

曾春亮去台州没找到工作，只好回老家乐安。大哥、二哥新盖的房子在厚坊村，但常年人不在家，大门紧闭，曾春亮只好住到堂侄曾茂家。

曾茂记得曾春亮刚回村里的情形，连个包都没带，光头，没胡子，干净。曾茂开始以为是他弟弟回来，走近才认出曾春亮，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人家送我到路口，八九年没回家，不认识路了。”曾春亮回答。

当时是下午3点，曾茂问他，“在家吃饭吗？”曾春亮应了，喝了点啤酒，睡在二楼曾茂儿子的房间。

曾茂和妻子平时在一楼活动，到了吃饭的时候，曾春亮在家就叫他一声，不在也不会问。他们没给曾春亮准备什么洗漱东西，他也不问。第二天，早餐吃完面条，曾春亮留了句“我去玩”，就走了。

在曾茂家，曾春亮断断续续住过四个晚上，来了就住，起身就走。他没提过监狱的事情，曾茂也不问。

曾春亮问过两个事情，一个是家人，一个是做工。2020年6月28日晚上，曾春亮给曾茂发微信语音，问哥哥有没有回家，没得到回复，隔天又问。“直接打电话给你兄弟，我事很多，你兄电话158××××××××××，”曾茂回复。

6月30日上午，曾春亮发过语音，先是长长叹了口气，然后问曾茂能不能带他回来，他在村口等。那时候，曾春亮一个人在乐安找活儿干，没找到，想让曾茂介绍个熟人，方便在县城找工作。

曾春亮对于工作，也许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开个采石场。他跟曾长生提过。曾长生担任过村干部，在村上属于有见识的。曾长生给他分析，村里有原料，但没有老板投资，最起码要上百万。曾春亮说能找老板来投资。办采石场，要炸药，要爆破，需要各种手续。曾长生说这个事情很难办，曾春亮问有没有熟人能帮他搞。

后来的结果村里大半人都知道。曾春亮要去银行贷款100万或者200万，需要担保。他

去找村委会，村委会拒绝了，驻村干部桂高平因此与曾春亮打过交道。

大钱暂时赚不到，曾春亮似乎也看不上小钱。曾长生回忆，镇上有一个月两三百块钱的补贴或者救济，曾春亮嫌手续麻烦，“几百块钱，还这么多手续，不要了。”

没有钱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6月2日，曾茂在微信上发给曾春亮一张图片，是一封求助信。信是以曾春亮的口吻，写在印有“乐安县山碛镇厚坊村民委员会”的纸上：“因多年在外，家中父母早亡故，房子倒塌，已成无家可归。去外地务工，无人要（因是劳改犯），现已是乞丐了。绝望之下，本人有一请求，望有关部门给予帮助！”请求的内容是办采石场还是找工作，已经无从得知。

有次在集市上碰见姐姐，姐姐让他到家吃饭，他拒绝了。此前有媒体报道，曾春亮让姐姐给买手机，当本刊记者询问曾家姐姐时，她一下子情绪激动，“没有的事，自己日子还过不下去。”她旁边是五六岁的孙子、孙女，年迈的丈夫坐在一侧。自从四十年前嫁到与厚坊相隔数十公里的白石村，她很少回家，与这个坐了十几年牢的弟弟没见过几面。

曾春亮没地方住，常在蕉坑一带活动。蕉坑乡位于丰城市南部，地处丰城、崇仁、乐安三县（市）交界处。他早年在台州打工时认识的一些老乡朋友，基本是这一带的人。

从能看到的轨迹分析，在蕉坑经营“满堂红”饭店的夫妻与曾春亮联系相对更多，尽管这种联系也是断断续续和表面的。老板娘回忆，曾春亮都是一个人来吃饭，有过几次，一般就是点个炒青菜，或者苦瓜，或者蛋炒饭，都是十来块钱一份的，这里的米饭不要钱，他通常盛一大碗，基本都能吃光。

采访期间，老板娘拿出手机，指着一个报道抱怨媒体乱写，说曾春亮天天来吃饭、基本吃苦瓜，“天天来吃苦瓜，这可信吗？他就是普普通通的，平时跟我们没什么两样。”

在老板娘的印象中，曾春亮经常笑咪咪的，说话客气。饭店的柜台上放着一大罐瓜子，免



费赠送给来吃饭的人，有次曾春亮来买东西，顺手抓了一把，老板娘叫住他，“吃瓜子可以，要盖上盖子，不然受潮。”曾春亮连连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啦。”

6月，有一次他来饭店，说：“老板娘，给我炒个肥肉吧，好久没吃肉了。”老板娘给他推荐猪头肉，便宜一点，他说行。

有一段时间，曾春亮很久没来，说是去新余市找了好几天工作，做鞋子。从乐安到新余，开车要两小时，那里有个万商红制鞋产业园，在当地有名。曾春亮有做鞋的手艺，却无功而返。

老板娘看他心情不好，他说了很多，“今年生意好难做，看到我一个光头，人家从头看到脚下，说我不像做活儿的”，“唉，现在日子难过喽，家里没落脚的地方”，“差不多一个礼拜，找不到事”，“吃饭要钱，住宿要钱，好烦，好烦”，但还是笑眯眯的样子。

曾春亮问，“世界容得下这么多人，怎么会容不下我。”老板娘劝他，“你不要急，慢慢来，你把世界容下来，今年生意都不好做，下半年会好起来的。”

老板也来劝曾春亮，把头发留起来，这样



8月19日,康乐莹穿着一身孝衣到抚州市纪检委反映情况,请求调查曾春亮事件中警察是否渎职  
图/韩茹雪

容易找到工作。

“是,下次我把头留起来,”曾春亮答应了。没过多久,他再来店里,头上已经长出一层短而细密的头发,但很快,老板娘又见他剃成光头。“反正还是没找到工作,习惯(光头)了,留头发不舒服。”曾春亮说。

实在没地方去,曾春亮也奢侈过。他在饭店三楼的宾馆连住3天,从7月14到17日。一天70块,有空调。宾馆老板回忆,他每天起得比较晚,在房间要么睡觉,要么看电视。

曾春亮出狱后的日子里,要么在找工作,要么在蕉坑一带看人打牌。当地人爱打麻将,也打扑克,三十多度的高温下,在路边阴凉处,支个桌子,能打上一天。往前数几年,县城门面房的第二层,十有八九是麻将馆。这里只有山和水,没有太多做工的机会,打牌就是打发时间,像从土地里生长出来一样的自然。

曾春亮跟兄弟联系不多。他大哥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他跟监牢的人联系多,十几年都在里面改造”,曾明亮无奈,“出来还没一两个月,又搭进去了,你怎么联系是吧?”

曾明亮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怨。曾春亮第一次入狱,曾明亮去监狱看过他。曾春亮出狱后,他还接三弟到自己家。第二天,曾春亮说要出去找事做,很快再度入狱。这一次,曾明亮一次也没去看过他。

2020年7月4日,第二次出狱后不久,曾春亮跟曾明亮说,“哥哥,我没钱吃饭了。”曾明亮心疼,在微信给他发了200块红包。7月7日,曾春亮说要去外地找工作,没车费。曾明亮给他微信转了500块。这些他没告诉自己的妻子。

兄弟俩没有更多交流,“过得好就不用打电话”,曾明亮认为。早年他在福建打工,没有电话,一年到头兄弟也见不到一次,早已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

“又搭进去了,这次会判死刑吗?是枪毙吗?”曾明亮点上根烟,骂了句,“他妈的。”

## 追凶

康家2死1伤惨案发生后,追凶成了首要的任务。在桂高平遇害后,案件恶劣程度再次升级,悬赏金额从5万元提升到30万元,四千余警力搜捕曾春亮。

案发地区山林密布,有多条小路从村镇直通山林,每个卡口有十余人把守。民兵们基本都备有一根1米多长的木棍,他们不分散,集体驻守卡口、进行搜捕。在他们看来,曾春亮“很狡猾、很聪明”,会撬锁,什么门都能打开,不容易找到他。

面前的山一座连着一座,这个季节,正是果蔬成熟的时候。“山下有稻谷,薅一把吃汁水,山上的猕猴桃、山茄随手就能摘到,很难饿着。”一位当地民警对《南方人物周刊》分析抓捕曾春亮的难度,认为当前不容易把他“逼出来”。

警方依靠最原始的人力与警犬进行搜捕,也依靠无人机、热成像现代科技。“热成像容易出现误差,”上述民警解释,山间的野兔等动物也会被感应到,难以分辨,而茂密的植被环境也给技术手段的运用带来更大难度。

8月16日下午3时左右,参与搜捕人员大致圈定曾春亮的活动范围,准备抓捕。落网前,曾骑摩托车穿越两邻县进入乐安,绕小路躲避警方卡口。

将近下午4点,在30度的高温下,无人机的轰鸣声在山林间此起彼伏,躁热在空气中蔓延。

参与抓捕的人员透露,曾春亮是在山上被锁定范围,经警方喊话后,骑着摩托车出来,驶向航桥村主街。

被抓前,曾春亮正骑着台破旧的摩托车,跟在一辆大卡车后面,从山林中出来,自北向南驶过航桥村最热闹的主街。

这条路贯通南北,此地距离第一起凶案现场山矸村不足7公里,距离第二起凶案现场、曾春亮的老家厚坊村不足4公里。

下午4点半左右,正在街边闲聊的赵强看



左图:曾春亮被抓捕地点,位于乐安县航桥村主街 图/韩茹雪  
右图:8月16日傍晚,曾春亮被抓的消息传开后,当地居民纷纷走上街头围观 图/受访者提供

到十几名民警像接到电话“指令一样”，一下子拿起警棍。赵强回忆，警方告诉沿街居民提高警惕，嫌犯可能会出现。赵强站在路边，目睹了曾春亮被抓。

他告诉记者，曾春亮骑摩托车跟在大卡车后面，车速很慢。看到十几名警察在卡口，他主动停下摩托车，双手高高举起做投降状，然后趴跪在地上。警方上前控制住曾春亮，给他戴上手铐，把他拉起来。这时，曾春亮说，“我是自己出来的，如果我不出来，可能十天半个月你们也找不到我”，多名现场目击人员印证了这一点。

目击村民表示，在曾春亮骑的摩托车塑料桶里，放有一把锤子、一把尖刀。现场视频显示，警察从曾春亮的裤兜里翻出一些现金，问他：“哪里来的？”搜查过程中，警察把他的帽子摘掉，让他露出光头；又把他的外裤脱掉，以检查有没有凶器，并再次确认“叫什么名字”。曾春亮回答：“等一下再讲嘛，我就站在这里，不要急嘛，曾春亮嘛。”

被抓时，曾春亮头戴鸭舌帽，上身穿黑色T恤衫，下身穿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黑色轻便运动鞋，衣着干净。康家人告诉《南方人

物周刊》，那顶鸭舌帽是他们家的。

嫌犯落网后，当地居民都来围观。因凶案一度沉寂的街头，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人们挤在街头，迎接久违的安全感。

鉴于案情重大，江西省公安厅决定提级侦查，成立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精干力量组成的专案组，并将案件指定宜春市丰城市公安局管辖。

2020年8月19日，丰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曾春亮批准逮捕。当日，丰城市公安局依法对其执行逮捕。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恐惧随着曾春亮的落网而逐渐平息，谣传也在散播。有人说曾春亮与康国帅早有过节，在台州替他坐过牢。康国帅听后很愤怒，“没有的事。”

康家父母、桂高平、杜海华，都在这次事件中离世，康小宝至今躺在重症监护室，三个家庭伤痕累累。康家准备追责，他们向媒体反映、到市信访局上访，要求调查警方是否渎职，目前当地已经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调查。 

(文中人物康晶莹、康小宝、林婷、曾长生、曾明亮、曾盛、曾茂、邹文明、赵强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作品著作权归南方人物周刊独家所有,授权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知识的海洋浩若星辰 鱼跃于天，星沉大海

*The sea of knowledge*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南周订阅



邮政订阅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 TOPIC 专题

脱贫 · 奔康



云南小花马玲敏和当地农户 图/受访者提供

## 那些在农村开直播的人

她至今记得这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拉着她的手哭,反反复复说着“非常感谢”。小花想,自己现在做的,算是件“正儿八经有意义”的事吧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浙江临安、北京等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 他们要拍粗糙的农村

刚过去的7月初，安徽金寨大雨。抖音名叫“金寨美羊羊”的农户张传峰在镜头前哭丧着脸，打碎的雨珠一点点沾在他眼镜的镜片上，代替了他心里的泪水。他把手机镜头举高，让观众看到他身后的那一片浑泥水塘——

“我的小香薯啊，都没了。”

张传峰是金寨县的贫困户，三十多岁，但身体像是停留在青少年时期，身高只有1米45，长着一张稚气的娃娃脸。这片小香薯田本是政府补助他种的，50500棵苗子，16亩，疫情后育苗、请人干活、起垄、栽种，本想着7月中旬可以收获第一批，他早早在自己的农产品电商小店里做预售。光预售就卖了一万多斤，每斤7元，结果大雨一淹，两三百单预售全得退款，眼看收入少了近十万。

接下来几天，张传峰没心情开直播了。直播这件事他本已坚持三个多月。疫情开始后，他闲在家没事，恰好那段时间直播带货风头正盛，他也决定尝尝鲜，多卖出一些自家种养殖或收购的当地农产品，比如山猪肉、土鸡土鸭、辣椒酱、茶叶，也包括这刚种下的小香薯。从2020年3月开始，每天晚上8点到11点，不忙的时候外加中午12点到14点，他会直播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或者开吃播，直到这场大雨暂时中断了他直播的心情。

在农民主播里，相较之下张传峰算涨粉快的，从3月到7月，他的粉丝数从两千涨到了七万多。他所在的安徽金寨县正在大力推广直播电商助农，每周四晚上，副县长蔡黎丽都会带头在抖音上开一个半小时直播，像主持人一般连线本地农户主播带货；疫情结束后，县里也定期开设了免费电商和直播培训，张传峰参加过三次，短视频拍摄、剪辑、设置话题、选封面、挂商品之类的技巧都是在培训课上学会的。

县里参加过培训的农户不少，据培训负责人丁强大致统计，从今年4月24日至7月22日，累计开设的九期电子商务技能培训，已有949人次参与，各村的农户、农村合作社老板、



左图：“金寨美羊羊”张传峰

右图：安徽金寨蔡黎丽副县长在连线直播

农村妇女甚至大学生都在其中，对电商的掌握程度也不一，真正学了能坚持做成的人，大概只占10%。

张传峰就是这为数不多的10%中的一个。刚开始直播时，他找不到好的话题，大部分时候都在吃播，一晚上喝十多杯不同的茶，给观众介绍当地特色的六安瓜片或者毛峰。但最初因为不会挂商品在直播页面上，有时候聊的是一种东西，挂的商品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别人的产品。有时聊自己的创业故事想让大家关注，观看人数也大概只有二三十。

张传峰直播遇到的最大麻烦和一般人不太一样。问题是：他长得太像未成年人了。经常开播没几分钟自动中断，系统会提示他“禁止未成年人直播”，紧接着是长达一小时或24小时的禁播惩罚。

张传峰哭笑不得。他初中毕业时身高只有1.1米，后来勉强长到1.45米，大半生都在解释自己不是童工，与不让报考驾驶证、老板不卖给他摩托车之类的琐事做斗争，没想到在网络空间依然如故。他从培训里第一次知道直播间是有敏感词的，比如“钱”、“加微信”、手机号或其他平台名称等等，万万没想到，自己

对语言万般小心却没躲过 AI 的面部识别。后来还是一个卖化妆品的粉丝给他寄来了眉笔，让他给自己上胡子、画眉毛，关掉所有美颜功能，用尽一切办法显老“骗”过 AI，终于算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每天必须更新视频。发短视频是平常刷活跃度、积攒人气、做直播预告的基础，他几乎每天睡觉时都在想发点什么能让浏览量更大。主页里能明显看到他视频的变化：从最开始的山林农家景色，到本人出境、说话越来越多，再到有设计地暗访考察土鸭养殖场，封面也从纯图片变成了带标题的图片，粉丝少的时候视频长度绝对不超过 15 秒——“不然完播率不好，”他脱口而出，这都是他从电商培训里学到的。

近三个月后，他积累了小两万粉丝，但表现平顺，并没有出现播放量惊人的爆款。

转折发生在一条短视频上。画面上是屠夫手撕刚杀好的大别山区黑毛猪猪板油，一大块猪膘横拍在剖好的猪骨架上，发出富有弹性的清脆声响，张传峰只在画外用金寨方言说了一句话：“这猪油真漂亮，吃了走路咚咚响。”背景音里，大山深林里的蝉鸣一浪又一浪。

这个只有约十秒、无剪辑甚至无字幕的视频，至今播放量已过 600 万、点赞超 37 万、评论 2.2 万。评论里有不少人问这猪肉多少钱一斤，也有人想起了小时候杀年猪的场景，有些人则表示自己也想做一个屠夫、“看着太过瘾”，还有“想去深山老林，远离喧嚣，养几头猪、几条狗、几只鸡，平淡幸福生活”的……

怎么就火了呢？点赞和粉丝噌噌飞涨的第一个晚上，张传峰盯着手机，兴奋得一夜没睡。这样的场景持续了整整三天，他收到几万条信息，后来决定每天选择性地回复几十条，买家仅限江浙沪包邮区，十斤起发货，最后竟卖掉了五头猪和若干搭配的土鸡、土鸭，给他带来了一万多元的收入。“（这样的视频）一个月来一个就好了。”采访时他美滋滋地说。

他后来相信，那个视频火不完全是意料之外，而是梦中的预兆。

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扒猪油的场景。他以前在屠宰场也打过工，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对杀猪的流程、猪肉的部位还是了解得一清二楚。梦里，从肚子上撕下的猪油放在手里抖几下，“QQ 地弹起来”，发出嘶嘶啦啦的声响，再配上那句土话、大自然的声音——梦里有声音告诉他，这样的视频能火。一觉醒来，他马上打电话给养山猪的农户问何时杀猪，巧了，正是当天。张传峰当即去了，手把手告诉农户自己想要拍什么，对方需要怎样配合。一拍，发出来，竟就这么成了。

这么一来，张传峰摸索出经验：拍农村，一定要够“土”，够接地气。和李子柒的田园不同，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要拍的是，粗糙的、响着猪油膘肥脆声的农村。

## 摸着石头过河

像张传峰这样小尝成功果实的农民主播并不多。尽管想推广直播助农的村县不少，但单靠农户主播单打独斗的力量，极难出现有转化能力的网红带货主播或平台。哪怕在像安徽金寨这种自上而下形成体系推动的县城，更多的农户还是面临着年纪大、对新技术不熟悉、农务繁忙没时间打理账号、缺乏运营思维、受限于口才和方言、前期收益低动力不足等各种问题，无法真正持续吸粉带动流量、形成自己的品牌。

在直播业界，没有流量和品牌，带货便是空谈。像安徽金寨一样以县长直播牵头、联动农户主播，也是聚合、分散资源的一种方式，以打造整个地方的品牌为目标，后期借力推动当地的农特产品、旅游等产业。除此之外，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在当地引入有电商或 MCN 网红孵化机构，也是常见的思路。

更多地方的状态，则像是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在浙江临安湍口镇，曾艺正忙着带领自己的淘宝电商团队“飞果”为当地农户做直播培训。她们和当地政府还处在互相了解与沟通意向的阶段，促成这次沟通的，是疫情。

曾艺的公司本和农产品搭不上半点关系。

这家做海外旅游签证的公司，在疫情期间被迫中断了所有海外业务。无奈之下，曾艺尝试往国内业务转型，恰好办公室里有一些旅游相关的地方特色农产品，员工们便开始了在办公室里直播带货。

最初在办公室直播的效果并不好，随着国内疫情渐渐控制住，他们决定走进农特产品的产地，以他们淘宝店之前积累的几万老客户为引流基础，帮农户直播带货。农户的杨梅林栽在山里，为了给顾客关于杨梅生长环境的直观感受，他们一路爬山，一路直播，男主播热到流鼻血，一个多小时直播里全是喘气声。

曾艺的团队在此之前并没太多直播经验，但好在平台有一定基数的老顾客，电商出身的他们也更了解平台推荐策略，直播试水的成交转化虽不算多，却实实在在卖出了一部分。飞果在疫情时期的转型被媒体报道后，偶然被在临安湍口镇挂职的干部李钟钟书记看到。李钟钟半年前才来到这个以温泉为主打特色的小镇，刚来就碰上了疫情，“封村封路”，倒是也趁机把镇上各家各户走访了个遍。温泉的旺季本就是春节，可疫情一来，民宿没了客人，农产品也出不去。

镇上的干部都在愁。他们不想被动地等待疫情过去，恰逢各地直播助农火热，李书记联系上报道中的曾艺，两边几乎是一拍即合。曾艺和团队第一次去湍口考察时，李书记带她们走访一家家农户，介绍当地特色的山核桃、土鸡、小香薯……就在山核桃树下，他们注意到一株不认识但怪漂亮的植物，随口问了句：“这是什么？”

对方答，是一种可入药可食用的中草药，叫黄精。就这样阴错阳差，他们被李书记带到了黄精种植基地的老板陆军民家里。

陆军民之前从没接触过直播，在李书记引荐曾艺的团队时，听说直播就可以卖东西，用带方言味的普通话脱口而出：“你不是骗我吧？”

不管怎么说，陆军民还是带一群年轻人



上图：挖出黄精的陆军民

下图：爬上山核桃树的陆军民说：“让我直播，不如让我走五公里爬五棵树！”

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上了山。那是陆军民自家承包的山头，因为水土适宜，他曾山核桃树下发现了伴生的野生黄精，拿去检测后发现含糖量在全国都算前列，随后便人工分株，在同一片山上零散种植了些。曾艺和手下的主播们大口呼吸着深山里香榧味的空气，掏出手机想直播，这才发现手机信号格全是空的。

直播不成，他们就地取材拍了些短视频剪辑的素材，回到陆军民的家中打开直播，边泡黄精边和他对谈，一问一答中让他说出自家黄精的好。最初他们也想过让农民自己来，想象中，那或许会带来某种粗糙原生态的意外惊喜；但现实很骨感——面对镜头不知道说什么、冷场怯场都是大部分人的常态。用陆军民的话说：“让我弄个直播，不如让我走五公里路爬五棵树！”陆军民没开玩笑，在山里的时候，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不假，他立马噌噌蹬着山核桃树上钉的铁杆就往上爬，没几秒钟就在十米高的树上俯瞰着大家：“没骗你们吧！”

好在有了聊天访谈的气氛，陆军民放松多了，似乎已经忘记了直播镜头的存在。毕竟提起黄精，他确实可以说上三天三夜。黄精如何需要九蒸九熬，他是如何从深夜开始用农村柴火烧的大灶熬制黄精，如何定了凌晨3点和6点的闹钟，每三小时起来看一次火候，黄精有什么功用好处，如何辨别好坏……

第一次直播试水，陆军民熟制的黄精不多，大概一大锅十来斤，他怕卖不完。结果直播几小时下来，不仅订完了，还有缺货登记的。

## 农民自己直播，到底行不行？

几周后曾艺团队和李书记再次登门时，陆军民的手机上多了直播软件。但他平时从来不打开，反复表示“我不晓得怎么搞哦”。

这次，曾艺团队是要来教陆军民自己开直播的。“你看，要让自己的脸在屏幕里，如果要展示什么东西，就按这里把镜头翻转到前面”，“和大家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是谁、这次直播的主题是什么”，“有人进直播间了，要说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重复一下这次直播的

养土鸡的董哥 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主题”……

主播小余一句一句教着直播话术，陆军民似懂非懂地在镜头前招手介绍，说完一句就转头问：“然后呢？说什么？”

大家在一旁出主意，让陆军民在镜头前演示黄精挖出的过程。陆军民像终于找到抓手，举着手机就往院子里走，完全没意识到镜头画面里早已晃成模糊一片。不过他像是稍微上了些道，边走边自然地说，“院子里恰好种了几棵黄精，现在给大家挖一棵看一看。”他蹲下便开始挖，镜头却偏了，画面里只有一片黄土和野草。小余在一旁拼命提醒：“陆老板，镜头再过去点，让大家看到黄精和你的手呀。”

“哦哦哦好。”直播画面里终于出现了一撮挖开的土，土里分辨不清是人参还是黄精的植物，还有陆军民满是黄土的指缝。

在直播镜头前自然地挖出了一个黄精后，陆军民得到了在场人的夸赞。不过，在送走曾艺团队时，他嘴上还是不住地说，“我不行，下次你们再来帮我啊！”

在临安湍口这个慢节奏的江南小镇，大部分村民对短视频、直播之类的新潮流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痴迷。为了培训直播基本操作，曾艺团队连着跑了好几家商家，基本得到的都是和陆军民差不多的反馈。

镇上唯一的例外是养土鸡的董哥。董哥身材精瘦，这个每天刷抖音的大龄单身汉对于如何利用新兴社交工具运营自己的养鸡场，早有一整套想法。他主页上赫然入目的，是刚拔了毛的光溜溜的几只鸡，侧躺在溪水边。董哥通常会配上诸如此类的文字：今天客人要的两只土鸡，刚杀好。他有一千多粉丝，零星地能从平台上获客，通常是附近城市，比如杭州的客人或餐馆，自己偶尔也会看直播买东西。

董哥和抖音上不少“山鸡哥”交流过，其中不乏粉丝众多的大号，但私聊下来，他愈发





肯定自己的鸡是纯正的走地鸡，而有的人“只是作秀而已”。

曾艺团队来的时候，董哥站在自己在养鸡场边建的蒙古包前迎接——蒙古包里的吊顶风扇，就是他在抖音上买来的。蒙古包还没来得及添置床铺桌椅，董哥用手比划出将来直播的“工位”，谈起自己尚在雏形中的“土鸡领养计划”。到时候，他预备每天直播土鸡的生活，让顾客可以通过直播查看自己领养的鸡，以安心确认，自己领养一年后吃到的确是在山里养满12个月的正宗走地鸡。

但无论是湍口的董哥还是金寨的张传峰，像他们一般有规划、有动力主动拥抱直播的农户，确实是凤毛麟角。在接受过培训后，董哥的改变也不过是更愿意在镜头前露脸了，虽然多数时候还是一言不发地看着手机，光拍脸上的汗往下流——某种程度上，这倒也歪打正着获得了关注者的同情。

###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如果说江浙一带尚属富庶的鱼米之乡，农户们不热衷于营销的原因是小日子已足可

温饱，那么在更偏远的云贵高原，大部分农民根本无暇考虑劳作之外的事。

好在，云南有一张好牌可以打：粉丝近700万的村播“云南小花”。

这个笑起来像花盛开的回族女孩马玲敏出生于1995年，来自大理市永平县曲硐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和常见的城市网红不同，马玲敏几乎不化妆，常穿着民族服装出镜，因为常在田间地头跑，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大学毕业后本在昆明做幼师的她，因为2017年一则丽江紫皮大蒜滞销的新闻，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最初，她和相识多年的阿哥只是想帮丽江的农民把大蒜卖出去。两个热心的年轻人发朋友圈、发微博、拍短视频，利用了各种流行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也引来了一些报道，竟缓解了滞销问题。阿哥动了利用互联网助农创业的念头，说服马玲敏辞职同做，理由也很简单：马玲敏笑起来好看，适合上镜。

马玲敏从小就有主持梦，爱表现，每次拍照都抢着举手，毫不怯场躲镜头。尽管前途未卜，但她想试试。这个创业团队核心最初只有三个人，分工负责外联、策划、文案和出镜，他们给了自己两年时间，目标是第一年至少积累到20万粉丝，如果不成再各做打算。

2018年入场，头半年到一年，“云南小花”账号并没有太大起色，但好歹达到了过20万粉丝的目标。在上山下乡选货、走访的过程里，也有人来请教他们直播、短视频怎么做，他们也想过寻找普通农户，让他们自己直播家乡农产品，但普遍效果并不太理想。

“这件事想要做成功，真的得要专业的人，因为要投入所有的时间精力去想，其他都放一边。”马玲敏接受采访时说。当农产品带货“网红”这两年，她总结出许多经验：比如直播的环境最好是栽种农产品的田间林地，这样真实感更强；比如直播转化率与选品、定价关系很大，选品是否有特色，价格与其他渠道相比是否有优势；比如手机发烫时有可

能会自动关机，中断直播，夏天在户外直播时，要学会在手机支架上支个小伞、敷湿纸巾降温，但人不能撑伞遮阳，否则会遮住果子和光线；比如声音高亢、情绪饱满的吆喝更能引起注意，讲到关键信息时一定要大声……

有一次外面下大雨，她不得不在仓库里直播卖山竹。背后堆着如山的箱子，工人正在用胶带粘箱，一整场直播背后全是撕胶带的声音。为了让自己的声音盖过杂音，马玲敏全程声嘶力竭，喊了五个小时，效果却意外地好，一场卖出了两万五千斤，最后把整个仓库的山竹都打包卖完了。

当然，马玲敏的嗓子也哑了。可经过那次，她才亲身体会到，李佳琦那句“噢买尬买它”究竟藏着怎样的魔力。她也曾去薇娅的直播间学习，诚心佩服薇娅对每个产品的了解程度，最大的感受是“薇娅姐不像在卖东西，而是跟朋友推荐好物”。

直播之外，他们有专门的选品团队，内容团队每天早上要开“头脑风暴”会议，讨论点子，实时追踪热点视频，考虑跟热点的方式，每周都要复盘短视频，总结数据规律，尝试摸索观众评论了什么、喜欢什么，调整内容、节奏乃至马玲敏在镜头前的微表情。

云南小花大受欢迎的“万物皆可削”系列，就是一次偶然尝试后固定下来的结果——在这个系列里，马玲敏削过榴莲、玉米粒，甚至是芝麻粒等各种奇怪的“皮”，削完后，马玲敏会拿着刀左右挥舞，摆出帅气的武侠姿势：“万物皆可削，你说削啥就削啥！还想看我削什么，快留言告诉我吧！”“万物皆可削”系列，他们打磨过几十个不同版本，光是卡点就改了无数次，最后的确是效果显著，是云南小花加强粉丝黏性、建立辨识度的关键。

有时，他们也需要临时调整直播策略。2019年2月左右，他们去楚雄推广手工古法红糖，在路上突然刷到微博说，两千五百多吨



江城沃柑滞销，许多一线明星在转发和关注。普洱市下辖的江城县与老挝、越南接壤，地处偏远，如果要去，他们需要立即掉头。

他们停下车，在路边开了一个半小时会议，分析利弊，最终决定，转去江城。一路开了12个小时，到江城县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扎在江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拍短视频、开直播，最终帮忙卖了十多吨沃柑。马玲敏记得沃柑树上的刺，记得大姐们手上的血和伤痕，马玲敏问她们为什么不戴手套，大姐不好意思地低头笑：“没有。”

当地一双手套不过三五元。那天结束后，马玲敏特地去县城找了家杂货店，买了几十双

劳动手套分给农户们。她也是农民家的孩子，父母至今还在村里过着农作生活，对他们的苦乐，她感同身受。

2019年6月端午节前后，云南小花的粉丝破百万，此后涨粉速度日益加快，至今已近七百万。央视也曾四次邀请她参加节目。去年一年内，她有350天都在外奔波，走过8000里路、36个村镇，用她自己的话说，“在云南找到了三十多种原生态的味道，包括鸡血李、人参果、软籽石榴和古法红糖。”

## 笑容的背后

但劳累毕竟是有代价的。笑容的背后，很少有人能看到小花的哭泣：

2019年底，马玲敏在体检时被查出胸部肿瘤和甲状腺结节性囊肿，胃和肺部也因长时间不规律的饮食作息出了问题，被建议复查和长期吃药调理。

结果出来时，马玲敏当场哭出了声，足足一两小时没停，边哭边说：“我以后再也不熬夜了，我要好好爱自己。”

农村田间地头直播，团队经常是只吃早餐和晚餐，整个白天不能吃饭是常事。马玲敏和她的团队被西双版纳的蜜蜂蜇过，因为摘板栗被狗咬过手臂，去村庄的路上遇到过泥石流，住在山上村民家时发现过蜈蚣在挠手，车子陷进过泥潭里拉不出来，开废过一辆十多年的五菱宏光，但没有哪一次，比眼前那张体检报告更让她心惊。

马玲敏做了手术，好在肿瘤是良性，但自那以后，无论她自己还是团队都克制许多。比如，直播时会带上自热饭、自热火锅；比如，尽量避免深夜赶路。

之前不知直播为何物的小花父母，自从女儿开始村播创业后，每次等到她直播时，都一定会在线，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看上几眼手机里的女儿。女儿做手术后，他们多了几分担心，但除了叮咛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任女儿去闯。马玲敏刚从幼儿园辞职时，身边朋友都劝她想清楚，说做这行不容易成

功，反而是对直播短视频行业一无所知的爸爸对女儿说：“你尽管去做，你现在还年轻，以后就来不及了。”

马玲敏是个爱美的姑娘，刚过了25岁生日。她有挺多漂亮的裙子，自从做了村播，几乎没有机会穿，裙子放在衣柜里快发霉了。但她还不愿停下来，“等撞到南墙的时候再说吧。”

云南小花的名气打出来了，接受采访的第二天，她和团队要去湖北省助农带货。第一次接到外省邀请时，她还有些意外：“咦，我已经可以出省了吗？”她的叔叔也奇怪，问她，为什么外省的会找你们云南小花？

马玲敏认真想了想，云南人带外省的农产品，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吗？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其实不存在吧？“天下农民都是一家，特别都是藏在深山里的。”

“网红长久不了，想在‘凉凉’之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小花在最近的生日视频里这样坦诚地说。在未凉之时，她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多远。

她想起很多次下乡时，在村里看到赤着脚跑来跑去的小孩，心里都有点难过。去舍得村直播卖小黄姜的时候，她到过一户叫熊哥的贫困户家里，熊哥腿脚有残疾，家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一头牛。每天晚上睡觉前，熊哥都要把牛牵到自己的屋里，再把房门拴好，怕被人偷走。全村有九十多户村民，大多都种了黄姜，之前来村里收购黄姜的经销商，唯独不愿上熊哥家，嫌弃他手脚残疾动作慢。

小花决定，今后每一年，熊哥家的黄姜由她们团队全收。她至今记得这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拉着她的手哭，反反复复说着“非常感谢”。

2019年，熊哥脱贫了，也盖起了新房。小花想，自己现在做的，算是件“正儿八经有意义”的事吧。 

（除文中提及的采访对象外，特别感谢郭辉、郑宇、章超、付梦莹、童亚薇、吴旭光等人对本文的帮助）

# INTERNATIONAL 国际



## 卢卡申科何去何从？

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正面临着最严峻的政治局面，去留的问题，从未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事实上，对他这样长期执掌权柄的领导人来说，如何求得一个能全身而退的体面结局，才是最考验智慧的事情

特约撰稿 赵灵敏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8月9日，白俄罗斯举行了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卡申科获得80.08%的选票，反对派领导人季哈诺夫斯卡娅获得10.09%的选票，其他三名总统候选人获得的选票都不足2%。季哈诺夫斯卡娅在结果公布的当晚逃到了邻国立陶宛，并发布视频，称选举被操纵，自己的实际支持率应该在60%到70%，她逃亡是为了换取家人的人身安全。

选举前，因为抨击时政而走红的博主季哈诺夫斯基、前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行长巴巴里科、前白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塞普卡洛被称为“反对派三人组”，但不久后，季哈诺夫斯基因“严重破坏公共秩序”被逮捕，巴巴里科因为“企图隐瞒此前所犯之罪罪证并且企图影响证人”被拘留，塞普卡洛选择自我流亡到俄罗斯。在“三人组”被瓦解的情况下，季哈诺夫斯基的妻子季哈诺夫斯卡娅决定代夫参选，并获得了巴巴里科和塞普卡洛团队的支持。

卢卡申科之所以允许季哈诺夫斯卡娅参选，大概是觉得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家庭妇女掀不起什么风浪，作为陪衬也挺好，没想到大意失荆州，季哈诺夫斯卡娅的号召力远比想象的大。选举结果公布当晚，就有大量白俄罗斯人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不公。半个月来，局势并没有缓和的迹象，越来越多的白俄罗斯实体，包括

工业巨头、电视台等国营机构纷纷加入罢工行列，要求重新举行选举。警方与抗议者多次爆发激烈冲突，政府拘禁近万人，这个过程中还有人死亡。

欧盟和美国表示不承认选举结果，对白俄罗斯当局进行了谴责，并将对负责“镇压抗议”的官员实行个人制裁，北约还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大规模军演；俄罗斯表示愿意按照两国之间的条约提供帮助，但也表达了不愿意看到流血冲突的愿望。

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正面临着最严峻的政治局面，去留的问题，从未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

## 老苏维埃人

白俄罗斯是欧洲东部的一个内陆国家，有5个邻国，分别是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追根溯源，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乌克兰一样，都源于历史上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只不过白俄罗斯一直没能独立建国，先后被立陶宛和波兰统治。1795年，沙皇俄国占领了白俄罗斯。苏联成立后，白俄罗斯成了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瞒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签订协议，正式宣告了苏联的解体。

代表白俄罗斯签字的是舒什克维奇。他是位物理学家兼大学校长，在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了白俄罗斯国家元首。上台伊始，舒什克维奇就宣称：“白俄罗斯对内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政策，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任的3年里，全无治国经验的他照搬“休克疗法”，大搞私有化和自由化，把国有资产分给大家，所有商品的供应和价格由



左图：8月9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总统卢卡申科站在投票站的总统候选人介绍栏前

右图：8月9日，明斯克，总统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娅参加总统选举投票

市场说了算，结果造成了灾难，民生凋敝，经济急剧下滑，有人脉的权贵堂而皇之地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普通人则往往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卢卡申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政治舞台。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说法，卢卡申科是个“苏维埃人，这一点变不了”。卢卡申科1954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师范学院毕业后在苏军服役，退役后在苏联的官僚体系里按部就班地升迁，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当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鉴于民众反腐败的呼声高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成立了反贪污临时委员会，卢卡申科成了主席。

正是在这个位子上，卢卡申科积攒下了后来上位的最大资本，他抓了一大批涉嫌贪腐的官员和将军，连舒什克维奇动用政府房屋建筑部门为自己建造别墅且没有如数支付费用的事，也被他揪出来了。这样一来，舒什克维奇自然是连任不成了，卢卡申科则民望高企，成为政治新星，1994年7月10日当选为白俄罗斯实行总统制后的首任总统，任期5年。

卢卡申科上任后，减缓私有化进程，以渐进式的改革取代激进改革，搞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以出口贸易、住宅建设、粮食生产作为经济支柱；在社会保障体系上延续部分苏联时代的政策，积极保障中下层群众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利益。

对外，白俄罗斯积极地向俄罗斯靠拢，1995年举行了针对“俄白经济一体化”的全民公决，以82.4%的支持率高票通过。为了稳住白俄罗斯这个小伙伴，俄罗斯每年给它提供100亿美元的现金援助，以及大量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能源，进口的白俄罗斯石油产品与机械设备更占到了后者对外贸易额的50%。

在一系列内外政策的作用下，白俄罗斯的经济迅速好转。1996至2008年GDP连续12年年均增长8%以上，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的103.9%降到2008年的13.5%，居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各方面都恢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而且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产流失，也没有诞生俄



罗斯和乌克兰那样的寡头，国内贫富差距很小。

卢卡申科因此声望大增。2004年10月，白俄罗斯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任期限制，卢卡申科得以多次连选连任至今。

近年来，卢卡申科在公开场合多次带着小儿子、现年16岁的尼古拉，很多人猜测，他有让这个儿子接班的意图。卢卡申科和原配妻子有两个儿子，据说两人已经分居，尼古拉的生母是谁至今没有公开。2012年卢卡申科访问委内瑞拉，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问到他的继任者问题，卢卡申科就公开表示打算让小儿子接班。

不断连任又试图家天下，这种想法在天下太平、经济向好时人们尚可容忍，一旦这些前提不复存在，人心思变之下，麻烦也就会接踵而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4年开始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经济转差，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对白俄罗斯经济的影响立竿见影，人们的不满开始凝聚，并借着这次的选举危机倾泻而下。



8月23日,明斯克,反政府示威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 俄罗斯会干预吗？

白俄罗斯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 950 万，能源缺乏，经济基础基本上是苏联时期打下来的，其产品在欧洲发达国家没什么竞争力，加上卢卡申科本人浓重的苏维埃情结，倒向俄罗斯是一种现实选择；而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地缘处境急剧恶化，原来的东欧卫星国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倒向西方，北约也已经扩张到家门口，白俄罗斯已经成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最后的战略缓冲区，无论如何得拉住它不倒向西方。各取所需之下，双方走得很近。

从 1996 年《俄白共同体条约》、1997 年《俄白联盟条约》、1999 年《俄白联盟国家条约》，再到 2002 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统一地区防空体系协定》和 2010 年的俄白关税同盟。可以说在一体化问题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走得比欧盟还要远。值得一提的是，白俄罗斯独立后的两任领导人都亲俄，加上卢卡申科上任后向苏联体制的回归，大部分白俄罗斯人依然和苏联时期一样在集体农庄和国营企业上班，因此全国上下没有多少反俄情节，这也是俄白联盟在白俄罗斯的民意基础。

在俄罗斯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两国就不如直接合并、让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州算了，普京就公开提议“白俄全民公决加入俄罗斯”。但品尝了权力滋味的卢卡申科显然不会这么想，他曾经公开强调说：“白俄罗斯绝对不会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利益最大化的做法是一方面从俄罗斯那里拿到最大的好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住国家主权，彰显独立性。

因为吃准俄罗斯需要白俄罗斯，所以白俄罗斯对俄罗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从。在格鲁吉亚危机、吉尔吉斯内乱等问题上，白俄罗斯曾公开与俄罗斯唱反调，还拒绝承认克里米亚主权变更的合法性。自 2019 年底以来，俄白

两国一直无法就长期原油供应合同达成一致。2020 年 3 月初，白俄罗斯外长表示，在石油供应问题得到解决前，没有理由继续与俄就深化一体化“路线图”进行合作。卢卡申科甚至称白俄罗斯是被迫进行一体化。

到了这次选举前，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不满已经公开化了：7 月 30 日白俄罗斯在一家疗养院里活捉了 33 名俄罗斯人，卢卡申科说这些人是俄罗斯派来破坏总统大选的，原计划有两百人的规模，这 33 人属于出师不利。俄罗斯外交部解释说，这些人只是在明斯克转机，因为航班延误所以才临时住下了，完全是一场误会。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和美国长期紧张的关系 2020 年以来却出现了缓和。2 月，蓬佩奥成为 26 年来第一位访问白俄罗斯的美国国务卿。4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驻白俄罗斯大使提名人选。5 月，白俄罗斯证实已开始从美国进口石油。7 月，卢卡申科任命新的驻美大使，为 12 年来首次。这次针对白俄罗斯爆发示威，蓬佩奥虽然发声批评明斯克，但外界普遍认为调门不高，反而称白俄罗斯为美国的朋友，支持白俄罗斯的独立和主权。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即将出访俄罗斯和立陶宛，此举是为了寻找到一个可以和平解决白俄罗斯选举风波的方法，避免 2014 年在克里米亚发生的那一幕再出现。

而对俄罗斯来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不一样的。俄罗斯之所以不惜代价在乌克兰用兵，是因为乌克兰要全面倒向西方，境内有明显的反俄势力；而白俄罗斯即便是反对派，对俄罗斯的态度也是温和的，部分甚至是亲俄派，抗议民众也没有打出反俄口号，大家的矛头只对准卢卡申科。只要白俄罗斯不倒向西方，不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谁当政恐怕并不是俄罗斯最在意的。因此，俄罗斯出兵干预的可能性目前并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卢卡申科的去留将取决于美俄之间的谈判和博弈。毕竟，美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要死保某个摇摆不定的领导人。

# CULTURE 文化

CULTURE 文化

## 卡先加 任何土地的异乡人

“故乡是你出生的地方，住的地方是你离开故乡之后去的地方，不是真正的故乡”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西宁、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mailto:rwzkyjr@163.com)

## “归属的危机感”

7月底，电影总算有了起色，上海电影展和西宁 First 电影展陆续开幕，在那儿能看到所有人谈论着电影，在日光下跑来跑去。

我是在西宁见到卡先加的，他导演的纪录电影《光之子》在 FIRST 电影展上入围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一种立场三项大奖。那是一个讲述女孩梅朵寻找父亲和归宿的故事，其中呼应着卡先加对故乡的思考。

1990年，卡先加出生在距离西宁三个小时车程的村庄，大概有十年时间一直离家游荡在外，说得再早一点，应该是从他上初中就开始了。小学毕业后他到离家四五公里的县城中学上学，平日住校，假期去寺庙学习藏语。大学来到西宁，去美国待了一年，又到西安落脚一年，直到2016年他才重新回到西宁。

他常提到“归属的危机感”，那大概是在大学阶段出现并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卡先加大三、大四两年几乎没有去上课，直到期末考试，老师才知道班上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拍一部纪录片。“刚开始我做那个短片的时候拿不到钱，我就写 proposal（提案），大概写了三个月，一直在写，早上吃两三个包子，中午吃两个苹果，一直写到晚上。那是在特别老的一个小区里面，白天都要开灯。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资金，国内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拿到资金，就写东西。”

这部后来取名为《英雄谷》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他内心的危机感。影片描述西藏东北部安多地区的一个藏、回社区所经历的文化与语言转型的关键期。2009年，卡先加到当地村落支教，发现除了老人，那里的村民都不会说母语，村落中的人们逐渐遗忘语言，也渐渐丧失了传承庆典、礼仪和日常习惯的本领。支教的志愿者试图扭转这种局面。

他开始拍摄这部片子之后带朋友杨去过一趟那个社区化隆，有一天他们在吃早饭，卡先加突然开玩笑地对杨说，也许再过两百年，我们藏族人就要走了，我们要去另一个星球了，拜拜，杨。

教育、科技在世界各个角落对原有秩序产生了冲击，藏区也不例外。

同时年轻人有了对更广阔天地的想象和向往。卡先加还写过另一个故事，讲一位还俗的僧人回到原先的村子，无法承受村民对他的污名而逃离家乡，在西安学习英语，向往着美国。青年面临着都市生活的困惑和迷茫，以及家庭压力带来的无奈与挣扎。

故事的主人公是他们的录音师，也很像卡先加——从美国回来后在西安的一年里，是卡先加有生以来最刻苦学习英语的时候，一天不落地背，每天300个单词。

录音师最后没有去成美国，为了攒够路费，他回到高原上挖冬虫夏草。影片也终止于此，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资金，也没有创投者愿意投钱。

## 父亲、母亲

2017年，卡先加要拍一部关于儿童的电影。

他在东京纪录片创投大会 (Tokyo Docs) 上获得了“多彩亚洲奖”，那一年创投会的主题是“儿童，把握未来”。卡先加跑遍藏区，在170多个儿童中寻找故事，最终他来到了果洛道扎福利学校。

这个位于青海省东南部的高原福利学校每年会招收30个学生，孩子们在这里念完小学、初中，然后各寻出路。校长土灯尼玛是个浓眉大眼的男人，会一家一家上门去游说，让适龄的或者超龄的贫困家庭孩子免费入学，他说如今离婚的家庭越来越多，以前孩子们成为孤儿是因为父母亡故，现在是因为离婚，而且女孩远多于男孩。

为了和孩子们建立关系，卡先加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在学校里，卡先加每天都采访五六个孩子，孩子们慢慢和他谈起家庭背景。每天晚上他回去整理字幕，把藏语翻译成汉语，发给制片人讨论。“每次做这些 transcript（翻译）的时候都会流泪。”

有一个初二女孩的父亲去世，母亲要改嫁。可是改嫁不能带孩子过去，不然会有些流言蜚语。女孩因此对母亲有一种既想念又憎恨的心

态。当她最终决定要去见妈妈时，想跟她说“你不用担心，我长大了”这样的话，到了真正见面的时候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我们拍到了她们两个之间对话很少的一个状态。她特别喜欢妈妈，我就问你希望妈妈过来送你吗，然后她就说一个人的想象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是有一个基础的，但是妈妈过来送我这件事，我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卡先加说。

大概两三个月之后，一个叫梅朵嘎布的三年级女孩开始主动找卡先加问一些英语上的问题，讲讲她画的画，或者她的父亲。在她还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父亲带走了姐姐，她则跟随母亲，但大部分时间里，是由外公和外婆照顾她的。

因为没有见过爸爸，她一直喊自己的外公叫爸爸——后来呢，喊制片人仁青多杰叫爸爸——有时候外公会告诉她：“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爸爸抛弃了，爸爸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你不是明白这点吗？”她想画爸爸的时候，就从书上找一个男性的形象画下来，再在旁边画上自己。

有一次卡先加躺在屋里休息，梅朵突然开门进来问他：人为什么会突然想念另一个人呢？比如一个孩子没有和自己的爸爸牵过手，或者和他说过话，为什么会突然想念他呢？

梅朵很想去见父亲，但外公外婆并不同意——在他们的眼中，梅朵的父亲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混蛋，并且当着梅朵的面指责他——她和他们起了争执，跑到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

天下起雨来，梅朵撑着一把伞说，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只要回一次故乡就好了，回乡见一次爸爸就好了。“下面不是你的故乡吗？”卡先加问。“下面是我住的地方。”梅朵说。卡先加问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故乡是你出生的地方，住的地方是你离开故乡之后去的地方，不是真正的故乡。”梅朵特别认真地回答。

拍摄《光之子》的三年时间里，卡先加每个月有25天不是在学校就是在梅朵家里。那一次卡先加认为自己最接近梅朵的时刻，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故乡是什么。

## 故乡

准确来讲，是和那个山谷里的小村落有关的，和从小居住的房子有关，和每天早晚磕头的母亲、担任村里防雷师一职的父亲有关，和几位哥哥姐姐有关。

今年，因为疫情，卡先加在村庄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往前跑的时候，偶尔停下来，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尤其我的话，从小学毕业一直不在家，这是我大概十几年来在老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机会，我就有时间慢慢体会我远去的故乡，感受故乡的阳光、故乡的土、故乡的空气、故乡的人的一些情感上细节上的东西，所有的从小深入到我肉体里面的一些东西。”

回到西宁后他有时写一些自己原来的生活，“我在村落里面跟其他孩子玩，我的姐姐叫我小名，说快来吃饭。我家有牛羊，妈妈起来以后就要做饭，做馒头，把刚挤出来的奶酪揉到一块。我总是睡懒觉，迟到早自习，每天早上在被窝里听到不远处学校里传来的上课哨声，我就穿起衣服，内心深感恐惧，嘴里念着听不清楚的文殊经，恐慌中寻找放处不明的包包，一找到就往门外跑。妈妈就拦着我，给我洗脸，吃上早饭，在我脸上抹上厚厚的酥油才走。这种感觉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了，就是家庭里面那种被爱怀抱的覆盖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一直在走，

左图：《英雄谷》剧照

右图：《光之子》剧照





这种关系一直在丢失。那天我在写完这个以后一直在流泪。”

卡先加很喜欢到梅朵的外婆家去，“每次去外公外婆家，跟梅朵聊的时候都很舒服。我去他们家，会在他们的沙发上睡觉，外婆就去做饭，也不会吵醒我，我醒了以后她说你醒来了，快来吃饭吧，不然会凉了。”外婆有了手机之后，他们常用手机联系，外婆总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讲些家里的事情，这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

今年过完年后他再次去梅朵家时，梅朵的外公去世了，家里养的猫也去世了。卡先加去看望外婆，她说是会有一些寂寞，“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他们沉默地坐了很长时间，临走前外婆笑眯眯地说给卡先加看样东西，然后起身带他到一个黄色塑料桶前面，桶里有两只老鼠，里面放了些吃的，一掀开盖子，它俩就顺着纸板想爬上来。卡先加问外婆为什么养它们呢？外婆说，卖给别人。“卖给谁。”卡先加问。

“卖给一个老师。”

“卖给哪个老师？”

“卖给你这样的老师。”

“多少钱一只。”

“给你便宜一点，500块一只。”

“那么贵！那就相当于一头羊的价格了。”

他们都笑起来。

在家期间村里两位老人去世，卡先加去参加了葬礼。火葬之后几位喇嘛去念经超度，他们回来的时候，老人家的家人都会穿着很新的

衣服，带着一个快要生孩子或者快要结婚的女性去迎接他们，为他们准备的房间也装扮得像藏历新年一样，大家聊一些开心的事，“把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引到自己的家里。”卡先加对西藏文化中精神层面和生命认知的部分很感兴趣，小时候父母给他讲故事，“有一种慈悲的、关爱生命的东西在里面，那是我生命里受到过最好的教育吧。但是在这个国度里面，那些生活方式或者很多东西又被视为是落后的。”

这些事物很难用文字传达，尤其在不同语种之间，于是影像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 债务

近几年，藏地导演越来越多进入大众视野，比如万玛才旦、松太加、拉华加以及更多青年导演，他们的电影带有明显的藏区要素——藏语、高原、游牧，或者活佛，在保留这些传统元素的同时，试图回应藏区正在面临的转型，后者也是卡先加时常提到的“归属的危机感”的来源。他以各种方式来抵抗这种危机感，大部分时候是拍电影，有时候是摄影，也有时候是写作。

卡先加初中的时候在镇上看到了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由此渐渐喜欢上电影。这是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拍摄的电影，在此之前，人们关于藏族电影的印象是由《农奴》《盗马贼》《红河谷》等电影构成的，而《静静的嘛呢石》中的角色更像卡先加身边的人。

他也曾对拍电影这件事情有着浪漫的想象，直到拍摄《英雄谷》的时候这些浪漫想象破产，没有资金，拍出来的素材总是不能用。

2016年卡先加开始和制片人仁青多杰正式合作，仁青多杰比他年长三四岁，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庄。仁青原先在四川教书，后来辞职投身到影视一行中，回到家乡很多人说他正式的工作也丢了，什么都不能干，“你是打工的人，什么都不是，他们眼里就是这样。回家的话大家都说哪家孩子是正式工，哪家孩子是临时工，这个区别非常明显。”仁青说，只有拍出了一些成品来，周围人才能稍微理解一些。



万玛才旦导演作品  
《静静的嘛呢石》

在村庄里，卡先加、仁青多杰，以及另一位年轻人兰周才让抱团取暖，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室，讨论村庄的变化，摸索着如何拍好一部电影。仁青每次见到卡先加都跟他讲：“创作这一块你要努力，但其他的事情我会帮你考虑，你不用操心。”

实际上，《光之子》启动时，仁青多杰手头只有1000块钱。他找朋友借了5万块，拿这笔钱买了一台12万的机器，答应老板在三个月内还清接下来的7万，到现在，他的名头上还有28万的债务。“（卡先加）是一个创作能力特别强的人，我特别看中他的创作能力，可是背后没有强大的团队作品还是完成不了。”

“《光之子》拍了三年，梅朵长大了，卡先加长大了，我也长大了，这很有成就感。”仁青多杰说。

First 电影展接近尾声，在几何书店有一场纪录片导演和评审的圆桌，主题是《这世上的偶然——我为什么拍纪录片？》，卡先加也参加了，但没有在现场参与标题所指问题的讨论，后来我问他，他回答：“我在这个过程中，对生活也好，对生命也好，对人的情感也好，有了一些认知。其实也在发现自己，挑战自己。然后，Expanding your vision toward life and humanity, so that you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you gonna do（拓展对生活、人类的认知，并因此更好地理解自己要做的事情）。拍摄别人也在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也在拍摄自己。”卡先加讲，“表达是心理上的一种饥饿感。”

## 太阳

四年前，《英雄谷》拍完之后要在学校里放映，卡先加和兰周才让在学校里到处贴海报，放映那天一千人的报告厅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卡先加有点兴奋，虽然他现在羞于将这部影片拿出来给人看。

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代亚洲影展后来放映了这部影片，随之更多美国高校邀请他去放映。卡先加因此在美国待了一年，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生活。更多的错位呈现在他的面前——美国黑人像异乡人一样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贫穷、被歧视。

2016年他坐火车从青海去成都、重庆，再去香格里拉，沿途许多农民工上车、下车，坐在过道或者车厢连接处。“我跟他们交流，看他们的脸庞，闻到他们身上的汗味，我就感觉看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亲戚朋友，这些人生存、生命状态那么接近。我就一直跟他们聊，给他们拍照，三天三夜都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卡先加说，在美国被抛弃、忽略的黑皮肤美国人也好，火车上的农民工也好，“原来我们是这么相似的。”

《光之子》在First青年电影展首映的前一天，卡先加被邀请去参加一场映后谈，他说，你们不要把那些孩子当作弱势群体看待。《光之子》中镜头总是朝向太阳，背景总是欢快的钢琴音乐，“没必要把这个东西做成很悲伤的，用（看）弱势群体的视角对待他们，他们也不需要这样，

他们需要被尊重，需要被理解。”

去年教师节果洛道扎福利学校安排了文艺晚会，“晚会结束了，高年级的一些学生和老师在清理着食堂内的桌凳，我站在台下黑暗的角落里感受着关灯的声音和光的节奏，待所有的灯都熄了，自己还站在黑黝黝的食堂里，聆听着寂静的‘声音’，没有喝彩，没有欢呼，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跟着梅朵拍了一年后，卡先加决定和梅朵一起去见她的父亲。那是梅朵第一次见到父亲，并且和他一起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天，卡先加发现她总是偷偷看爸爸。回来后，卡先加问梅朵见到父亲是什么样的感受，梅朵说，就像见到一个神一样，神非常慈悲，有一颗温暖的心。

他把“光之子”作为电影的名字，在电影展手册的导演阐释里写道：寓意是在高原上的藏区孩子们，他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祝福他们会拥有非常光明的前程。

卡先加从来没问过梅朵为什么喜欢看太阳，有一回吃早饭的时候他讲过，不是所有话都必须讲透的，这是影像的魅力之一。

但在电影展落幕之前那天下午，他和梅朵坐扶梯下到商场负一层的书店去，西宁白天阳光充足，透过商场的玻璃照在扶梯上。卡先加突然想问梅朵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喜欢看太阳呢？

梅朵说，因为很温暖。

## 保留个体的尊严

——对话卡先加

▲ 人物周刊    卡 卡先加

▲ 近几年“藏地新浪潮”经常被提到，你怎么看呢？  
 卡 它是一个好的说法，或者说一个好的起点，但是我觉得藏地的电影还没有达到浪潮层面。在我的那种理解里面，作为一个浪潮它需要在影像风格上也好，整个影视团队方面也好，要

具备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 你觉得是为什么（还没有达到浪潮层面）呢？

卡 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一定要去电影学院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用汉语，整个藏区没有教授电影的课程和学校，有一些小的培训班，但是不够好。另一个原因是对于整个影视行业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解，很多想学电影的人都以为导演就能做完一个电影，导演的工作就是最有文化的，有一种浪漫的想象。当然，肯定还会有很多原因。

我觉得万玛老师、松老师这些人，对当地影视行业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自己的故事，从来都是用别人的眼光去看待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故事。最近10年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之前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影视文化的土壤，它就是一种很崭新的文化。有了这一批人以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去跟外界沟通。

▲ 关于归属的危机感，你觉得你的父母有这样的危机感吗？

卡 我想他们没有。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辈人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和外界的生活没有太大连接，你生活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然后可能也会死在这里。但是我们从那样一个地方出来，去另外一个地方，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切换，很多东西会消失，这个消失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归属的危机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缺乏一种归属感。我们丢掉了很多以前所拥有的，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依靠点。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去哪儿？没有依靠的一个归属的地方，就变得什么都可以做。

▲ 那你觉得怎么去克服它呢？

卡 我觉得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更应该重视个体生命的尊严，应该不仅仅是想到现在。我们保留的那种个体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 ■

在路上 ON THE ROAD

SUPPLEMENT 后窗

# 阿斯图里亚斯， 光复运动策源地

文 张海律 图 王敏、西班牙国家旅游局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伍迪·艾伦电影《午夜巴塞罗那》开场不久，贾维尔·巴登饰演的艺术家，在巴塞罗那的餐厅中走向两位来度假的美国女孩，发出提议，“我邀请你们俩，坐我的小飞机去奥维耶多，度个周末，给你们做向导，看看激发我灵感的美丽雕塑，喝点上佳好酒，然后做爱，希望和你们俩一起。”太多看过该片的游客，或许都会和片中的美国女孩一样，被帅气而大胆的西班牙情人提议所吸引，不管有无“短暂人生需要来点不一样的刺激”之邀约，而真的飞到奥维耶多 (Oviedo)，这座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的首府。



圣方济公园周边房子

每件艺术品下方的注释，都会以自家语言开头。在摩尔人入侵那些世纪，整个半岛就只剩阿斯图里亚斯从未被征服，后来，这片区域成了天主教光复运动的策源地，即便再后来，该独立地盘过渡为莱昂王国，首都也从奥维耶多搬到了莱昂，但当地人至今还是保存了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和语言自豪感。当然不似闹分离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阿斯图里亚斯的民族主义始终更偏社会心理面向而非政治运动。

作为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半岛时期唯一的基督教信仰安全港，以奥维耶多市中心9世纪的圣萨尔瓦多大教堂为起点，还另有一条通往圣地亚哥的短暂但艰辛的原始朝圣之路(Camino Primitivo)，顾名思义，这是在穆斯林统治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时代，最早被小山村中的虔诚基督教信徒偷偷摸摸往圣地亚哥探索出来的“还原之路”。为躲避侵略者注意，这条路也就

贾维尔·巴登没骗人，这座城市确实有太多稀奇古怪的露天雕塑，波特罗标志性的美丽大胖子遍布许多街角，还会在圣方济公园东北口对面人行道上，撞见双手插口袋走路的伍迪·艾伦。2002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将年度最佳艺术大奖授予这位犹太导演，为回馈恩情，大导演不但赞美“奥维耶多不该属于这个世界，它甚至不该存在，因为这就是个童话”，还动手把心心念念的艳遇三人行场景，在《午夜巴塞罗那》中安排到了这儿。

同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一样，在这儿



越靠近西北部,风笛出现频率越高



Camilo de Blas甜品店



## TIPS

● 大区内只有一个商业空港，阿斯图里亚斯机场，距离希洪、奥维耶多、阿维莱斯三个城市的距离都差不多，有直飞伦敦的廉航。而从欧陆其他大城市来访，可能还是先飞抵距离奥维耶多3小时车程的桑坦德方便些，或干脆从马德里、巴塞罗那两大城市一路玩着过来。



奥维耶多的伍迪艾伦



波特罗雕塑作品



朝圣之路的贝壳标识

成了最隐蔽、难度最大的步道。

不过，我在大教堂外的阿方索二世广场上，却和当地孩子们踢了一场对抗赛。这可是出产或打造过路易斯·恩里克、大卫·比利亚、桑蒂·卡索拉、胡安·马塔等足坛名宿的地盘，娃娃们作风奔放又下脚没轻没重，瞅准机会，即便两个书包划界的球门前有朝圣背包客、老奶奶和婴儿车，都照射不误。在遭到一次侮辱性穿裆过人后，比他们体格大得多的我也不客气了，一脚怒射，将皮球挂上树杈，转身走人，回到沙发主 Andrés 家中。

快下午 4 点了，西班牙人正常的午餐时间终于到了，这位中年园艺师总算从烤箱里端出做了大半天的海鲜饭，先递给我一个迄今见过最大的芒果解馋，整个啃了后，他那两个刚才和我踢球的小儿子，就只有吃芒果皮的份。“没事，他们就爱吃皮，”这位父亲让我宽心。饭后，园艺师开车带我去附近一个小镇，在那儿的养老院，他另有一份义工工作。我帮着 Andrés 把绘有 5 种不同植物和昆虫的卡片分发给轮椅上的几位老太太，她们安静下来，专心想着哪种昆虫会喜欢哪种植物。

西班牙国铁分公司 Feve 的线路不知因何断了，已经上车正要离开奥维耶多的乘客，被站台工作人员叫了下来，作为补偿，旅行方向相同的，就被分批安排到替代的出租车上，驶往各自火车票面上的目的地。出租车在一个叫普拉维亚（Pravia）的小镇把我放下，等待正常运行的列车，这才让我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名城名镇之外的西班牙面貌。至少火车站附近的这片城区，残破极了，再没宏伟的哥特教堂、古味的青石板路和精致的红瓦白墙民居，有的只是在疯长的杂草中奄奄一息吐着烟圈的工厂、统一五层的建筑街面上关门闭户的药房和杂货铺，与记忆中我国世纪之交的三线工厂城镇无异。

不过，再往北短短 20 公里，乘火车穿过山峦迎向大海，抵达渔村库迪列罗（Cudillero），又是一番迥异的绝美颜值。度假季刚过，依崖傍水蔓延开的彩色屋子安静极了，居民无畏海水湿气，将衣服晾晒到了窗台外。我坐进一家叫作“海边教父”的酒吧，开始记录旅程。



# 独具匠心

## 设计小清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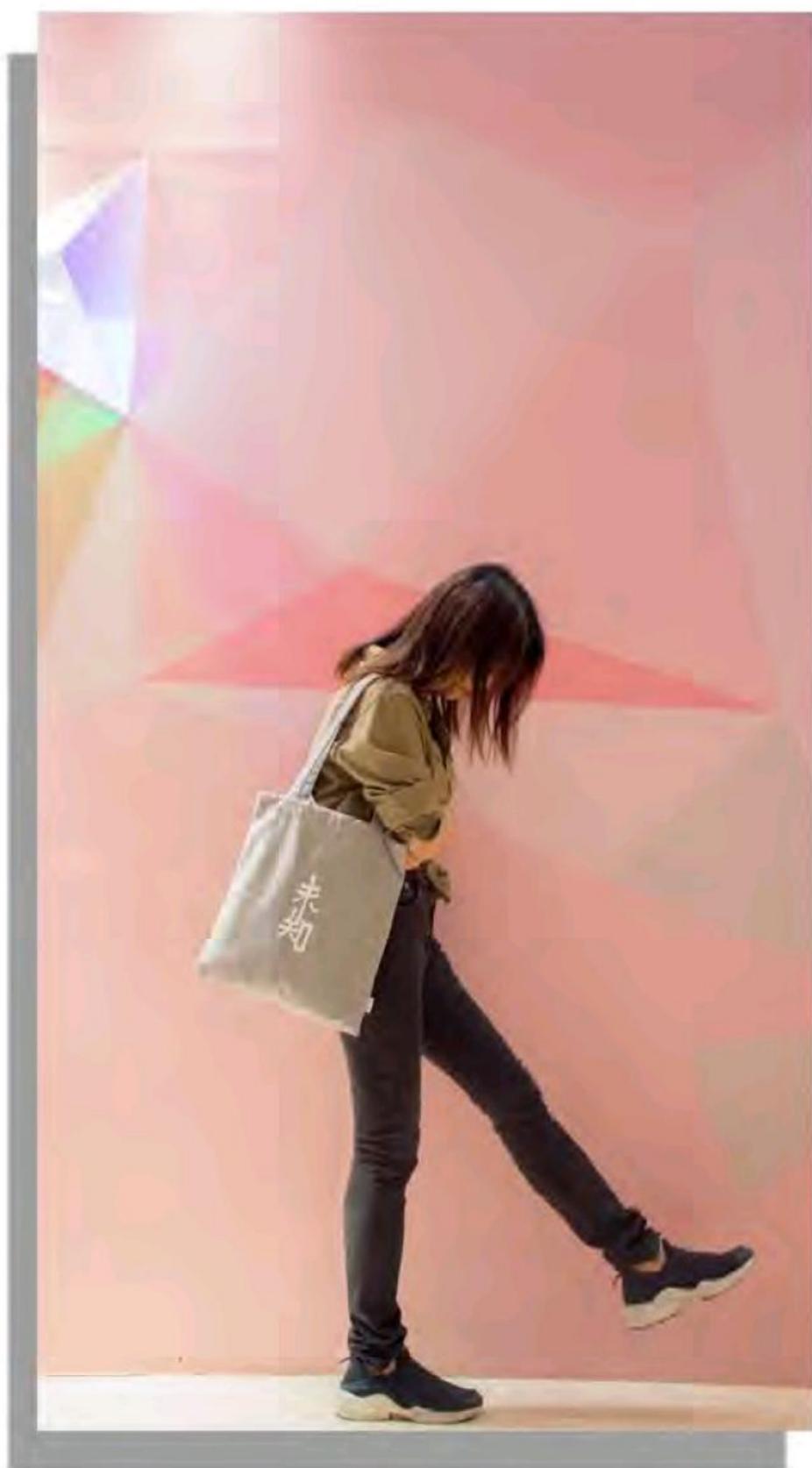
我们把「未知」作为理性思考的代表，诚恳地印在包上。

「未读」书籍里的智慧，「未知」哲理的思索。

你需要一份理性的自我空间。

在人人必须跟随潮流的时代，

重磅新闻必须「已知」，微信消息必须「已读」，



扫码即可购买



# 王晓振的 虚荣心

文 霍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 长时间的凝视

虽然没有去年那么热闹，但今年的 First 青年电影节仍贡献了几部让人难忘的片子，其中一部是《情诗》，它最终拿到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剧情长片两个分量不轻的奖项，说是最大赢家不为过。

《情诗》在电影节一共放映三场，就我所去的两场而言，现场观众的反应已经证明了它的引人注目。他们专注地对照字幕听山东临朐话、发笑、鼓掌，如果不是观众席的座位限制，他们一定想簇拥着导演走上台去。

导演王晓振出身广播电视编导专业，31

岁，此前只拍过一部长片《田园将芜》。他很显然受到阿巴斯、贾樟柯等人的影响，电影中讲的都是简单的事，《田园将芜》拍的是吃喝拉撒，《情诗》则是讲一个导演如何激发女演员的情绪——长达 114 分钟的电影一共只有两个镜头，前半部分手持，后半部分固定镜头，场景是密闭的轿车，全部靠人物对话推进。

起初，王晓振在《情诗》中的角色是丈夫，女主角是他的妻子周青，他们陷入关于家庭、婚姻、出轨的争辩。这不是多么稀缺的故事，更像是一种凝视，对于普通生活的长时间凝视。

但到第一个镜头要结束的时候，周青情绪崩溃大哭，王晓振从驾驶座出来到后座去，对她说，别难过了，我们这不是在演戏吗？

这一处溢出表明他们之间并不是夫妻这一单一关系，还存在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但到影片最后，他们似乎又脱离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作为王晓振和周青本人出现在镜头面前，此时我们通过摄像机完成了对于王晓振和周青生活中的 114 分钟的凝视。



由此牵连出下一个可探讨的话题，关于创作的伦理问题。

## 隐秘的共谋

创作的残酷在于对自我和对他人的剥削，《情诗》尤其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

周青并不是一名职业演员，王晓振要调动她的情绪，于是通过说“我厌倦你了”这样的话来激怒她，利用她父亲的死亡来使她恸哭。在第一个镜头里他们去看望病重的太姥爷，王晓振坦陈：你知道我有时候没有灵感，去爷爷家的路上想到爷爷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周青几乎要咒骂王晓振，但那些话讲完后他要离开镜头，她反而拉了他一把。这个动作意味着她想让电影继续，也就是消费的继续，从而暴露了一种隐秘的共谋。

表面上看起来对周青的压迫其实同样反作用到王晓振身上。在将近结尾的时候王晓

振突然大喊一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周青都被吓了一跳，“我确实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有那么一瞬间，我是进入那个片子里的，就是我很难受的那段。那个情绪对我来说是真的。”王晓振在一次映后交流中说过，他那一刻确实产生了一种自己在消费周青父亲死亡的感觉，并且他发现自己在努力地做这件事情。

电影《不良动机》讲过类似的问题：一个人为了积累写作素材怂恿邻居杀死了楼上的独居老人。对于被创作攫住所有注意力的人来说，伦理的界限变得模糊。挑战阴暗面的前提是暴露，风险是被反噬，一个创作者内心的阴暗面被暴露后，又如何去处理它呢？

甚至这种道德的压迫会通过摄像机转嫁到观众身上——你们在满足一种窥私的欲望吗？你们站在一处道德高地上做审判吗？

## 王晓振的虚荣心

比起王晓振的电影，我更先见到的是他本人。7月底在几何书店的一场返场谈，嘉宾是他和《艺术死了》的导演周圣崑，周说，我觉得您好坦诚。王回，这是一套策略，这是策略。主持人追问，你今天的所有是一种策略吗？王说，我觉得是。

他当然足够坦诚，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电影外，王晓振在导演阐释里是这样说的：《情诗》这部电影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直到现在，我拍电影更多是为了追逐名利。在“电影艺术”这个游戏内我穷尽自己只是为了比别人玩得更“漂亮”一些，这一切跟“别人”有关，我希望摆脱这些。如果可以，我希望通过拍电影这件事离现在的自己远一点。

他费力地痛苦地（用导演自己的话来说，是傻逼地）拍了一部电影以获得名利，而这背后的虚荣心又是他想要摆脱的东西，两者在他身上矛盾共存。对于他来说，拍这部影片就像洗一次澡一样，把他不想要的那些东西都洗掉。

所以我第一遍看到的是温情，回想的时候是恰恰相反的残酷，第二遍再去看才发现是勇敢，他能够直面自己身上的阴暗、残酷、虚荣，也因此有底气说，大家都一样。

不少观众骂他“渣男”，但同时又因为他的坦诚对他讨厌不起来。值得高兴的是，从结果来看，王晓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 谢园

## 纯真年代

文 周大宝 /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演员谢园离世的消息传出后，众多影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哀思，人们选取最多的一张配图是电影《孩子王》中谢园的笑脸，照片里的谢园蓬头瘦削、胡子拉碴，嘴角咧出了最大的弧度，露出一排白牙，整个人透着一股淳朴和天真。



谢园(1959-2020)  
北京,演员

1987年，谢园出演《孩子王》中的知青老杆，为了求得形象的实感，他数月不洗漱，头发上滚了毡，大伏天在地里暴晒，人也瘦了一圈。《孩子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反思之作，风格冷峻、沉缓，镜头中充满了符号化的表达，角色也常有晦涩难解的神情和动作。

起初，谢园并不适应这种“模糊化的表演”，他演出了人物的挣扎和痛苦，而导演陈凯歌眼中的老杆却是平静从容的，为此，两人还发生了争论。“最后导演告诉我，‘孩子王’为什么不痛苦，为什么平静，不是因为他生性冷漠，不是他随遇而安，更没有玩世不恭，而是，真真在生活中见过许多丑恶，所以他平和。”谢园逐渐理解了陈凯歌的美学诉求，潜心琢磨老杆的精神世界，将老杆的发笑、愣神儿、走路等细节都一一推敲，终于有了领悟。

提起《孩子王》，谢园说自己“很有幸地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他形容那代人的纯真“是一扎就疼的，没有任何杂念”。后来，谢园还曾一个人回到当年的拍摄地，听见马帮的铃声传来，他感到人生的某个时刻凝固了，“而现在无论我们怎样针灸都无法触到那个穴位了。”

拍完《孩子王》一年后，谢园受导演滕文骥邀请，出演《棋王》中的“棋痴”王一生。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谢园几乎可以背下整篇小说，演技也打磨得愈发成熟。“棋王”看似瘦弱刻板，却自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散仙风骨，越是到了与九位棋士车轮大战的激烈情节，谢园越是显得如老僧入定般沉静。凭借王一生这个角色，谢园摘得第九届金鸡奖影帝的桂冠。

“二王”中的谢园显得木讷、缄默，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个地道的“顽

主”。在圈子里，谢园的善模仿、爱讲段子、有“侃头儿”是久负盛名的。某次聚会，谢园在酒桌上正“飞段子”，不料一个电话把他叫到了剧组，愁坏了酒桌上的众位听客。当晚，谢园家的电话成了热线，一个个全是来追问“下半段”的，这事儿让他颇为自得。

1991年，梁天、谢园、葛优三人齐聚《喜剧明星》剧组，自此被合称“中国喜剧三剑客”，也是在90年代，谢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喜剧表演风格，先后出演了《天生胆小》《无人喝彩》等喜剧片。当然，他最有观众缘的角色还要数在《我爱我家》中客串的“宝财哥”，这个入室抢劫的农民工操着一口陕西话，一句一包袱，把观众笑倒一片。

自90年代中期，谢园渐渐淡出银幕，回归讲台，只偶尔在影视剧里客串几个小角色。对此，他看得通透：属于一代人的黄金岁月早已风流云散，“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和友人们闲聊时，他最感念的依然是那个激情飞扬的80年代，“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回，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谢园的生命止于61岁，遵照他生前的嘱托，家中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他和那个逝去的年代一样，留下了光辉的印记，而后悄然别离。

追寻文字的美



呈现复杂的真

# 写作实战 训练营

第2季

# 故事写作的秘密

内容全新迭代 从写作技法到写作认知

中文媒体  
优质故事匠人

×  
哈佛尼曼  
学者

×  
非虚构奖  
评委



7位

资深特稿记者  
主编、非虚构作家

5步

拆解故事  
创意思维  
搭建写作  
底层逻辑

**包丽敏**

作家  
前《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副主编

**杨潇**

非虚构作家  
前《时尚先生》副主编  
前《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

**王晶晶**

搜狐极昼工作室主编  
前《人物》杂志主笔、  
编辑总监

**卫毅**

《南方人物周刊》  
副主编

**郭玉洁**

“正午故事”联合创始人  
前《生活》《单向街》主编

**王波**

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负责人  
前《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副主编

**范承刚**

《侣行》系列纪录片总策划  
前《南方周末》特稿记者

下单即可获赠价值

**45元** 故事写作  
经典图书1本!

2020  
9/21

正式开课



即刻加入学习